眾神的領地

遇見安平信仰400年





文 曹婷婷
圖 黃蓓珊

Territory of the Gods:
A Study of Anping Beliefs and Culture

市長序

臺南，臺灣最早的對外門戶，是歷史的起始，是先人移居的肇端，亦是宗教多元薈萃、眾香燦然併陳之地。自 1624 年荷蘭人進駐大員土地建立熱蘭遮城以始，安平開啟了不同的族群或短暫交會、或長期一同生活，共存共榮在這片土地之上。一如臺灣之現狀，因有民主社會珍貴之人權與自由價值，來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得以在這裡落地生根，胼手胝足努力，打造了屬於國人共有的美好今日。

臺南的宗教信仰，正如臺南醇厚底蘊之歷史一般，在土地無限包容的庇蔭之下，長成亭蓋四方的巨樹長久挺立。而在歷史起始的安平，那彎彎繞繞的狹小巷弄中，每一片磚瓦、一個牆角，都可能蘊含了宗教的靈氣與虔敬的香火，這些不僅僅是臺南特有的文化資產，是許多海內外旅人前來體驗臺南風土民情的必訪之處，亦是臺南打造城市品牌、推動文化觀光的珍貴瑰寶。

安平區公所數年來，持續致力於盤點文化資產、進行耆老訪談，蒐羅地方故事，反映出先民於全台首府開墾之發展脈絡、常民文化傳承之可貴。而《眾神的領地——遇見安平信





仰 400 年》一書，一步一腳印地從訪談紀錄做起，為安平各宗教組織、信仰樣態以及生活其中虔信不移的人們，做出畫龍點睛地描繪。不僅是為廟宇文物、歷史民俗文化保存作出貢獻，亦肩負起文化傳承發揚之社會責任，讓現在的我們及未來的下一代，得以更加認識腳下土地層層積累的故事。

臺南是一座最廣博的生活博物館，裝載了 400 年的舊城軼事，也呈負著全市約 188 萬人的信仰與心靈倚靠。在《眾神的領地》書中，除了呈現安平富有歷史之四大公廟及舊聚落信仰中心的各角頭廟，來自西方的基督及天主信仰，甚至是始於蓮花生與寂護的密宗、代表新時代佛門「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的南台別院等，皆有詳細之篇幅，十足展現安平不同宗教信仰仍能和諧共處的美好畫面。期待透過本書的出版，帶領市民讀者走訪安平，走入靜謐而古樸的巷弄中，探尋屬於臺南的信仰故事與有趣的古老傳說，讓這些信仰薪火相傳，也讓臺南文化首都之名永續經營下去。

臺南市長

黃偉哲

文化局長序

神佑之地——安平平安

臺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除了已在這片土地生活千年之久的原住民族以外，四百年來，由大陸東南沿海一帶渡海而來，或受雇於荷蘭人、或追隨鄭成功、或因原生土地貧瘠而尋覓新天地來到臺灣，黑水溝滔天巨浪險阻擋不住追求新生的盼望，而大員．安平正是這樣背景中，開啟歷史一頁的起點。



海洋文化的特質是：流動的、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包容性的，但它必須以外文化加以發展為前提的。而一個移民社會必然是個創造力飽滿的社會，其外顯的特點乃在於無法把舊日生活中所有既成的東西都隨身攜帶飄洋過海。移民是一種最大的捨棄，到新的地方從頭開始。移民社會 ，疆界的概念不是死板固定的，



而是隨時可以更動的，隨時都有人在想像疆界之外另有一片沃饒的新天地。在臺灣歷史中，我們不難觀察到臺灣人血液裡流淌的移民性格和歷史經驗，並因而造就了冒險開放的移民文化之基因與創造性的社會能量。

而安平區公所出版的《眾神的領地——遇見安平信仰400年》，正透過安平移民原鄉的詮釋，由歷史緣由開始爬梳安平的宗教文化，將如今在安平土地上多元紛呈的宗教面貌，做一次全面而完整的演示。除梳理在地文史資料，傳承聚落代代以續的無形文化資產，更期待透過閱讀本書文字，能夠讓讀者深刻感受到來自安平，四百年以來先民定居、拓墾、建立移民原鄉的創業維艱與其所創造的豐厚成果。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葉澤山

民政局長序

根據內政部所登記的宮廟資料顯示，全臺灣登記有案寺廟計 12,106 座，其中以臺南市 1,613 座居首位，數量上是各縣市均值的三倍。職是，稱臺南是千廟之城，絕對實至名歸。這也構成了臺南市人文景觀上的一大特色。

隸屬於臺南市 37 個行政區之一的安平，占地只有 11.07 平方公里，只占臺南市總面積 2,192 平方公里的 0.005，但其寺廟與教會的佔有率卻達到 5%以上，而且多數還集中於安平運河右岸的舊部落六角頭中。安平舊部落可說





是臺灣歷史之起源點，而這舊安平占地的範圍，如果在地租借自行車，慢活式地自在騎行轉一圈，連同漁光島，大概約只 50 分鐘就都走透透了！妙的是，世界這麼大，誰都想去看看！而彈丸之地的安平這麼小，其滄桑史詩何以能傳頌數百年卻總也道不盡、說不完呢？

安平區公所出版的《眾神的領地——遇見安平信仰 400 年》用兩年的時間，走遍安平寸土寸金，走訪安平各種宗教寺廟所傳播的文化香火，帶領民眾看見安平除了一座 400 年歷史的「安平古堡」之外，更有許多不同的宗教密碼與多元族群，在此落地生根，長成我們得以傳承後世的豐厚養分。期待本書為臺南在地信仰文化，更添一筆風采，也讓市民朋友，更貼近故鄉土地留予我們的香火。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局長

姜淋煌

區長序

安平區公所自 102 年起，邀請安平在地耆老、社區人士集聚一堂，共同分享其所熟知的安平生活印記，直至 107 年 11 月《細說安平故事書——安平耆老訪談錄》成書付梓，更依據書中內容延伸盤點，策劃〈六角傳香安平聚〉特展，以老安平六大舊聚落境主廟、四大公廟蓬勃信仰點為範疇，梳理奇廟故事脈絡，蒐羅四方、傳延古今知識渠道，期待展示安平文史寶貝，為延續傳文傳史之重要使命，盡一份心力。



在《細說安平》與〈六角傳香〉皆已進入大眾視野後，延續其傳承任務、紀錄時間不待之地方知識與文史信息，成為本所重要任務之一。108 年，本所選定宗教信仰為主題，於社區營造計畫中執行安平宗教與民俗信仰文物盤點暨專書出版計劃，邀請曹婷婷老師進行盤點及寫作工作，調查範疇為安平區立案的宗教單位，訪談信仰場域中的人物，將近 2 年的盤點紀錄及書寫工作，留下了



許多文字及影像紀錄，亦讓安平區許多歷史悠久的寺廟，「發現」了自家屬於安平人的共同資產。

甫任職安平區區長，深感在此文化厚藏地域，時間之不待人。許多屬於安平的老寶貝，或是人、事，或是地、物，但凡染上時間之風霜，其凋零之速度，更是難以追挽。期待透過本書留住安平時間不停歇的腳步，傳達對於臺灣文化得能承先啟後的積極意義。

《眾神的領地——遇見安平信仰 400 年》由廣至微，由淺而深，看見安平宗教文化中呈現之特性與傾向，更點出六角頭及新五期聚落中，各間廟宇獨特的樣態，為臺灣這多元化性格的移民社會寫下了最典型註腳。歷史不是他鄉，歷史就在我們的腳底下。在宗教史蹟中去翻讀臺灣故事，從中找到各自相牽繫的那隱約中之連結線，慢、慢、慢，在悠閒中，走一趟安平的慢活之旅，祈願大家都能有所得有所享！

臺南市安平區公所　區長



目錄



市長序

文化局長序

民政局長序

區長序

01 楔子：俯瞰走讀安平信仰 016

02 曾經，安平不只一間媽祖廟——烽火下遷徙的媽祖 020

03 文朱殿 VS 伍德宮——從海山館與金門館說起 026

04 安平地區法爺組織——服務神明終身「志工」 035

05 崇祀「王船」——安平王船不焚燒不放流 042

06 安平廣濟宮——藏於民居的「龍虎宮」 054

07 安平古剎「觀音亭」——400 年護佑蒼生 061

08 安平城隍廟公普——十社共祭無主孤 067

09 弘濟宮——灰窯尾古井訴傳奇 072

10 四龍相會匯聚香火——盤踞安平的神龍 079

11 一廟一宮壇——在漁光島遇見信念的力量 088

12 安平靈濟殿、杭州殿——消災解厄度蒼生 096

13 上鯤鯓社興和宮 —— 也著神也著人 105
14 相望兩甲子 —— 安平長老教會、化善堂 113
15 安平聖樂倫天主堂 —— 融入安平日常 120
16 安平關帝聖堂 —— 宣揚中華文化道統 127
17 貢噶寺 —— 藏傳佛教其實很親民 132
18 佛光山南台別院 —— 修行在人間 140
19 揭開神秘面紗 —— 踏上成乩之路 147
20 安平善人王圭屎 —— 持菸斗的神 152
21 安平開台天后宮 —— 打造媽祖信仰中心 158
22 安平第一個道長世家 —— 弘揚道法敬神助民 167

後記 178



01

楔子

俯瞰走讀安平信仰



1578 年，橫渡險峻黑水溝 257 公里，經歷無數顛簸海上飄搖的日以繼夜，從中國湄洲而來的先民們，巍巍顫顫來到陌生異地，尋找一個安身立命之處，當一行人平安落地，小心翼翼從行囊中請出老家觀音菩薩神像、王爺神像，懷抱著的是一份感恩心，感念神明庇佑、護持眾人，成全這一趟又一趟的遷徙。

無數遷徙與拚搏的故事，背後都有信仰的意涵，先民因為懷抱信仰一路走過荊棘，而手持清香祭拜，之於在這塊土地成長的你我，或許更像是一種傳承。

關於信仰傳承，腦海中思及的是年幼懵懂的自己，跟著阿公阿嬤持香拜拜，嘴巴唸唸頌著長輩囑咐的祈求庇佑之語，一路走來，單純延續長輩信奉的儀式；多年後，從長輩口中

聊著某某親戚改變信仰，自此不再拿香，言語間流露的失落感，不只是惋惜信仰的中斷，更像是一種基本的生活信念，失了根。

信仰，自然不在手中一柱馨香的裊裊炊煙之上。然而，但凡遭逢困境或低潮，拜拜擲筊、求籤詩或禱告，都是懷抱一股信念，祈求、渴望被庇佑，不論形式為何，生命中有信仰，總能讓人心得到撫慰。

安平，是臺灣歷史的起點，行過近 400 年歲月，縱然地景地貌多已蒼海桑田，神明之尊卻始終屹立在宮廟殿堂之上，守望這片土地的黎民百姓。

2021 年上半年，臺灣面臨半世紀以來前所未聞乾旱危機，盼不到一場大雨為水庫解渴，這年 4 月 29 日，安平開台天后宮主導臺南市最重要一場祈雨大典，祈雨科儀由安平道壇高功道長王德和、王浤儒循古禮祈雨，虔誠禮敬上天廣施德澤，佈雨解旱。

祈雨，姑且莫論成與不成，安撫了黎民百姓的不安，也把百姓期待寄予其中。

全臺登記有案寺廟總數高達 1 萬 2271 座，當中，又以臺南寺廟冠居，多達 1623 座寺廟，幾步路就一廟宇，成為了臺南市街道獨特風景，故而有「眾神之都」名號，而走在安平區更是兩、三步便可遇一廟。

安平歷史最悠久的廟宇，可回溯至 1578 年（萬曆 6 年）。安平觀音亭的觀音菩薩神像，是大陸湄洲移民來安平的民眾攜帶來臺灣，後於 1590 年（明萬曆 18 年）建茅草屋，供民眾祭拜；而臺灣最早的媽祖廟「開台天后宮」也落腳安平（1668 年），安平信仰地圖揭示的精彩開臺史，也講述著常民生活樣貌。

信仰，根植於日常生活，所有與神明有關事蹟，都源自於渴望被庇佑的人心。

「國姓爺」鄭成功來臺，一同跟著來臺的蘇姓人士帶來池府千歲，在那個沒有氣候預測、只能靠著天公伯保庇橫渡詭譎多端的海相，若風平浪靜，能夠到達彼岸便是萬幸，當一行人平安落地，為了感念神明沿途庇佑，故而建草寮奉祀池府千歲，這，就是弘濟宮的由來。



從中國移居來臺，能否安全上岸乃至於能不能安然無恙度過各種疾病、天候等層層考驗，是第一道關卡，在陸地上倚賴王爺等神尊庇護；另一個關卡則是考驗「與海為伍」的討海人，在海上拚搏的日子能否平安順遂？故而，祈求媽祖守護海上航行平安。

安平在地信仰分布以王爺、媽祖佔大宗，至於西方宗教幼苗則要一直持續到日治時期，才得以在安平萌芽。多元化同樣也展現在安平遍地開花的信仰形式，佛教、一貫道、天主教、基督教在這裡各有據點。

幾百年過去，安平信仰色彩始終延續傳統色彩，巷弄之內的海山館、長老教會、化善堂共處一地，安平聖樂倫天主堂亦與緊鄰的王城西社西龍殿合作無間；一貫道關帝聖堂、貢噶寺、南台別院，信仰各異，卻不約而同護持著安平在地子民一代代安穩度日。

臺南迎向建城 400 年之際，安平，新舊文化和多元信仰兼容並蓄，透過信仰傳承的故事，恰是最具備歷史痕跡與濃烈人情味的地方誌。



02

曾經，安平不只一間媽祖廟

烽火下遷徙的媽祖


媽祖



來到安平，說起媽祖，除了眾人熟知的安平開台天后宮主祀媽祖之外，在耆老口中，安平「媽祖宮」曾經不只有一間廟；而這段經歷，源自於不同政權統治更迭，讓神祇跟著遭遇無情摧殘，媽祖被迫散落棲身於各座角頭廟，進而成為老一輩口中「曾經……角頭廟都是媽祖廟」之說。

這段故事的脈絡，得從甲午戰爭爆發說起，甲午戰爭隔年的 1895 年，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日軍進駐臺灣並展開長達半世紀治理，這年，日軍圍剿藏身在安平天妃宮的劉永福黑旗軍，血染廟堂，受此血腥事件影響，民眾紛紛敬而遠之，宮廟香火因而日益荒廢。

1900 年（日明治 33 年），日本人將天妃宮改為安平公學校（石門國小前身）的教室；1918、1919 年間（日大正 7、8 年），日人拆除天妃宮，廟內所祀神明沒了安身之處，分別由安平六角頭宮廟擲筊取得奉祀資格。

大媽祀於海頭社廣濟宮；二媽祀於十二宮社之三靈殿，後來因廟宇狹窄，二媽遂移置港仔尾社靈濟殿；王城西社西龍殿擲筊取得奉祀三媽駐駕資格，同樣因為廟堂空間狹小，遂與交陪境的囝仔宮社妙壽宮商議，奉請三媽移駕妙壽宮。

安平開台天后宮正殿神龕供奉的三尊媽祖



1950 年出生的廣濟宮主委莊仲吉，從小聽著耆老們談論這段歷史，如數家珍。

莊仲吉說，三間角頭廟請回媽祖安奉，原本廟方主祀保生大帝，但迎來媽祖之後，論神格，媽祖在保生大帝之上，加上當時為日本人統治，要求每間廟宇都必須進行名冊登記，廣濟宮登記為安平「天后宮」，地方人都稱其「媽祖宮」。

三尊媽祖長年被安奉在三家不同廟宇，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後，地方開始有人倡議，有感於 3 尊媽祖長期分散不同廟宇，希望能夠重建天后宮，力促三位媽祖團圓。1962 年，地方仕紳重組管理委員會，逐步催生安平開台天后宮成形，安平開台天后宮 1966 年 4 月完工，便迎回分祀六角頭宮廟神像。

媽祖接炸彈

每年農曆三月「瘋媽祖」，是臺灣文化盛事之一，也彰顯了媽祖信仰在臺灣的重要性。關於媽祖的傳說甚多，其中，又以「媽祖接炸彈」廣泛流傳，且多個縣市都有相關神蹟。

廣濟宮內有一面櫥窗，陳列著媽祖的衣物，訴說媽祖接炸彈的傳說。

莊仲吉說，1945 年日本戰敗，美軍轟炸安平，空襲警報一響，鄉親都跑來躲在大媽的佛桌底下，人民呼喚著「媽祖、大道公，請保庇我們！」美軍的飛行員在丟擲炸彈時，

看到安平上空居然有一個穿著紅色衣服的女子，以裙擺接住炸彈後，把炸彈拋往外海。戰爭過後，信眾發現大媽神像右手小指居然斷掉，也為媽祖神蹟更添神奇。

大媽媽祖神像，高四尺四寸



類似神蹟不只有接炸彈。他說，戰亂期間，廟方將媽祖請到廟外置香案，庇佑守護蒼生，當時，幫忙媽祖換衣衫、更換裹小腳白布的在地耆老「阿柳」，好幾次沒風沒雨的日子，發現媽祖衣衫居然都濕透、腳底也沾滿沙子，於是，每每見媽祖流汗、腳底都是沙，信眾便深信不疑「媽祖又去海裡救人了！」

莊仲吉說，這些口述歷史都是當地老一輩口耳相傳，現代人或許視為無稽之談，他笑說，信者恆信，信仰本就根植於人心，是人心之嚮往。

03

文朱殿 VS 伍德宮

從海山館與金門館說起

穿街走巷尋幽訪勝，是來到安平遊走巷弄必能心領神會的體驗。古樸巷弄時而是尋常人家的住宅，偶爾會和老房子、廟宇擦身而過，古老氣息凝聚在這一方天地，寧靜致遠；位於效忠街上的「海山館」，處於曲折巷弄之中，多少歲月以來，始終靜謐地與安平長老教會對望，在安平，中西文化共融共處的畫面，道盡安平的前世今生。

海山館 VS 文朱殿

目前「安平五館」中僅存的海山館，是安平地區目前尚存最大的古宅，由一三合院與單伸手所組成，亦是安平傳統建築的映現。現代人多半已不知悉其背景，對於觀光客而言，它曾經被規劃作為「安平鄉土館」，是文創據點的海山館，在多數人眼中，就是一處古色古香兼販賣文創產品的市

定古蹟，然而，其實在將近 300 年前，海山館肩負的其實是廟宇和會館多重角色。

不過，會館於日治時期喪失原有功能，後來更被毀壞形同荒廢，如今僅存海山館，後由在地安平人張長庚買下，修建作為三合院式住宅，1975 年，臺南市政府收購並整建規劃為安平鄉土館，做為展覽、參觀用途，2012 年也曾一度被打造為劍獅數位文創館。

位於孝忠街上富有中式色彩的海山館圍牆



清領時期，安平地區曾有提標館、烽火館、閩安館、金門館及海山館等五館，源於鄭軍降清後，清朝派水師駐紮安

海山館損毀後，將原祀的神明移至文朱殿，所以現在提到海山館就一定會講起文朱殿，安平人又稱之為「王爺宮」



平，不同單位的官兵，集資於安平設立會館，以部隊為單位，在此興建會館供奉自家鄉迎來的神明，除了當作平時聚會場所，也提供大家聚會、聯絡情誼，發揮穩定軍心之效。

話說，海山館損毀後，原祀神明被移至文朱殿。文朱殿，是安平人口中的「王爺宮」，創建於 1798 年（清嘉慶 3 年），據傳 1822 年（清道光 2 年）時，范府千歲降旨指示當地漁民若出海捕魚看到漂流木，一定要撿起來，翌日，漁民出海果真見一神木，便將其迎回廟中，後來，又有一老人現身找了工匠，將木頭雕刻為李天王，自此主祀李靖李天王。

文朱殿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它地處風水寶地「烘爐穴」，安平由古至今屢次遭遇淹大水，文朱殿卻紋風不動，從未遭遇水患，讓地方人士嘖嘖稱奇。

驅除瘟疫　李天王巡境、煉藥救百姓

文朱殿主祀托塔天王李靖，也就是李天王，配祀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爺、孫娘娘、伍福大帝、范府千歲等諸位神明。盛傳，日治時期霍亂肆虐、災情嚴重，當時，李天

王奉玉皇大帝天旨到府城、岡山、高雄哈瑪星等地巡視收瘟毒，其神轎所經之處，霍亂便消失。

西元 2020 年 至 2021 年，全世界籠罩 COVID-19 疫情之下，防疫成為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這是生長在醫療、公衛發達的我輩，所難以預料的危機，沒人想像過，一場疫病，就能讓國與國形成鎖國，甚至改變了世界的樣貌。

不過，回望歷史，臺灣於日治時期和戰後時期，皆曾數度爆發霍亂大流行，1946 年間，昔為臺南縣布袋嘴（今嘉義縣布袋）更曾因霍亂而封城，該場疫情造成近 4000 人染疫、超過 2000 人死亡。



霍亂、瘟疫導致民不聊生，文朱殿李天王煉藥治病，救了不少安平人。盛傳在李天王指示下，派出 12 個不同生肖的人外出採藥，並發給每人 3 張符令，出發前，在文朱殿大香爐裡先燒 1 張符令，隨後便可拿著紅綢綁著的布袋搭車出門，想下車便可隨時下車，這時再燒第 2 張符，官將便自然會過來引路，只要看到草藥便可以採摘下來，將布袋裝滿，即可返回安平。

草藥帶回安平後，必須在晚上鋪排在空地上等待清晨沾露水，但絕對不能碰到雨水，也不能被其他東西汙染，之後，則需於大鍋炒草藥，炒完再沾露水，重複進行此一動作，直到把草藥炒成灰，再到益生堂向「佛仔使」，也就是楊大笨醫師處抓取中藥，將此灰摻入中藥，蓋上李天王官印，信徒擲到聖筊即可帶回藥包服用，便能安然痊癒。

文朱殿至今仍保存早年煉草藥的石缽，也讓後人知悉李天王祛邪醫病的一頁歷史。李天王神蹟不只展現於煉藥拯救黎民百姓，太平洋戰爭期間，也曾幫助無數臺籍軍人平安返鄉，因此，在戰爭結束後，各縣市來叩謝者絡繹不絕，信徒更是遍布全台。

金門館 VS 伍德宮

說完「王爺宮」文朱殿，接著說說「王爺館」。

沿著延平老街走逛必經之處「安平劍獅埕」，是一座以劍獅為主題，彰顯在地特色的觀光據點，販賣各式古早味小吃、童玩，但多數人只知劍獅埕，卻不知這裡原來曾經是安平五館之一的「金門館」舊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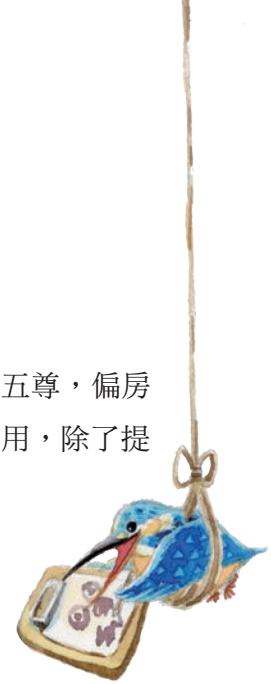
安平劍獅埕便是安平五館之一的「金門館」舊址



金門館歷史要追溯到 1683 年（清康熙 22 年），清時金門鎮總兵署奉請金門新頭伍德宮「蘇府大千歲」金尊，於水師校場閱操廳內奉祀。1691 年金門軍隊至安平協防，軍隊遂請蘇府大千歲一起渡海來臺灣，並在安平紮營並安奉於此。前 5 年，蘇王爺隨軍隊移動各地，1701 年（清康熙 40 年），安座於帳帆中供軍隊參拜，並粧塑蘇府二千歲及三千歲一起奉祀，稱為「金門館」。

由於蘇府千歲神威顯赫，金門館一時間香火鼎盛，但也因一般百姓頻繁出入兵營實在不妥亦不便，1747 年（清乾隆 12 年），附近居民遂發動募資，在運河路一旁買下空地建廟，並分靈金門館蘇府大王、二王、三王到此奉祀，此廟又稱「囝仔宮社伍德宮」。

據史料記載，1853 年（清咸豐 3 年），金門館因為一場大地震倒塌，蘇府千歲開基金尊被暫時安置於海頭社金龍殿之中，而金門館建物則於日治時代遭到拆除。1900 年（清光緒 26 年）社內前輩決議，將殘存於安平境內部份清代會館神尊請來一同奉祀，共有烽火館主神廣利尊王、金門館主神天上聖母與火房的水仙禹帝。



伍德宮分為正殿和偏房，正殿供奉神像五尊，偏房為「王爺館」，王爺館主要提供軍人活動使用，除了提供免費住所和伙食給待業中的人們，也能見到家族同住情況，待日後功成名就、有能力回饋再豎旗答謝即可；另有一說，指偏房是用來存放討海人的工具。

日治初期，日本政府下令廢除清朝所遺留的行館，安平居民為此團結一致，隱去伍德宮過往行館的外表，讓它看起來就像是一般廟宇，甚至改名「王爺館」，才免於被拆除命運，故而，至今老一輩安平人仍會以「囝仔宮」這麼叫喚，直到 1947 年才恢復「伍德宮」之名。

走過烽火、時局變動等考驗，1998 年，蘇府千歲降旨指示信徒重建金門館，信眾出錢出力購得安平菜市場旁現今的廟址，並於隔年完成興建「安平金門館海頭社伍德宮」。

數百年歲月悠悠晃晃而過，安平五館雖也早就步入歷史，但安平五館與當地廟宇巧妙因緣，透過廟宇延續當年五館奉祀神尊，也讓眾神至今依然在文朱殿、伍德宮默默守望著安平。

04

安平地區法爺組織

服務神明終身「志工」

醫療不發達、科學不昌盛的年代，但凡遭遇疾病或運勢低迷，人們求神問卜希冀消災解厄，直至 21 世紀的今日，問事、收驚等看似跳脫科學邏輯的傳統祭儀，仍廣獲人們信賴，除了一般廟宇常見乩身，安平角頭廟更有所謂「法爺」的團體，民間也稱其「小法」，負責在儀式活動與神明溝通，也代表神明為社民「辦事」。

小法、法爺、法司或法仔，都各有人稱呼，肩負轉譯神祇意念、輔佐神明辦事及傳統科儀等事務。然而，不同於府城廟宇小法團，安平的法爺主要係協助神明處理廟內祭祀、服務信眾之事，相較於道士是一門「職業」，小法可謂「志工」，完全義務性的奉獻。

在安平舊部落六角頭社：海頭社、囝仔宮社、港仔尾社、灰窯尾社、十二宮社、王城西社中，至今仍保留有小法

安平地區小法團



淨油科儀進行狀況



組織與傳統，但凡廟宇之間有需要，彼此也會支援小法科儀。

清代《安平縣雜記》如此記載「小法」：「神佛出境、淨油及踏火必用之，以請神焉鋪柴炭於廟前曠地，熾火極盛，執旗幟、鑼少及扛神轎者，一一從炭上行過三次，名曰『踏火』。」從炭火行過三次，如此危險的行為，連行三次卻沒事，加深人們對於信仰的敬畏，每每廟宇舉行驅邪消災或送神迎神宗教儀式，「小法」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存在。

成為稱職的法爺，必須經過嚴格訓練。安平道長王浤儒小時候便師承西龍殿法爺團法司部，師祖為閭山派，學了 1 年有餘才出師，過程須苦學各種科儀、咒語等，學成後，西龍殿便會賜與一塊護身牌，除了象徵出師，也是身分認可的表徵。

他說，曾聽聞師兄弟聊起，當兵時遇同梯屢睡不安穩，感覺睡夢中頻遭鬼壓，便將此護身牌借給對方，同梯果真一覺到天明，事後讚嘆不已，頻追問去哪取得這麼神的護身符？

安平獨特小法文化　保留高度完整性

傳統信仰文化儀式往往會受到外來文化衝擊，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可貴的是，安平地區小法迄今仍未受外來文化影響，保留完整傳統小法科儀，亦是安平地區獨特且自成一格的「小法文化」。

然而，小法養成過程嚴謹也不輕鬆，目前也出現斷層危機，早年，青少年到廟口學習傳統科儀的畫面不復見，目前各大廟宇小法團平均年齡為 5、60 歲，面臨後繼無人的困境。

小法主要依附於境主廟，包括囝仔宮社妙壽宮、港仔尾社靈濟殿、灰窯尾社弘濟宮、十二宮社三靈殿、王城西社西龍殿都有小法組織，唯獨海頭社不同於其他五社，除了海頭社內的境主廟廣濟宮有小法，因地域範圍廣，轄下角頭廟及私壇神明會也設有小法以服務神明。

海頭社的小法組織成員彼此多有親屬、朋友關係，科儀上自然也會相互支援，這一點也跟安平其他地區小法很不一樣，其他五社小法因依附境主廟，服務對象僅限當地廟宇及

信徒，老一輩甚至代代相傳叮囑「不要拿別人的鼓」，嚴謹程度由此可見。

習法出師難度高　傳承面臨斷層

小法的角色，旨在協助神明處理廟內祭祀、服務信眾，但要成為小法，卻一點也沒字面看來這般容易，首先，需要「先生」帶路，最終，甚至透過王爺降駕抽考、擔任面試官，嚴格說來，難度絕對比考上名校難上許多。

培訓小法新手，一開始需先經歷「開館」程序，一批批完成招收後，組成法團。新小法需要「投帖拜師」，禮聘「先生」授法，並請先生擇日開館。開館日當天，必須備妥三牲素果，由全體新生禮拜神明祖師後，才算正式開始進入習法階段，習法過程約 1 至 3 個月不等。

以海頭社廣濟宮來舉例，小法們需從咒文發音、唱調、鑼鼓等基本功夫學起，之後進階學習「落壇」、「祝壽」、「犒軍」、「行路關」等科儀；港仔尾社靈濟殿的新手小法，需透過錄音帶學習咒文與唱調，待熟練後，再由老手帶





新手實際操作，不論是廣濟宮或靈濟殿的小法培訓，一來一往至少需要費時一至三月不等。

再以弘濟宮的小法養成為例，當小法成員當學習到某一個階段，王爺便會降駕「抽考」，檢視新進小法們的表現，並親自欽點「法師頭」，信眾莫不嘖嘖稱奇。待經歷這些繁瑣學習過程後，小法們最終就是要「謝館」，答謝神明、祖師及先生，也代表小法們終於得以獨當一面。

年過七旬的吳聰輝，是西**龍**殿的法爺，服務迄已 40 餘年。他回憶，從 30 歲時加入法司部開始練習，學了 1 年多出師，此後 40 多年，但凡西**龍**殿廟事需進行「賞兵」、「犒將」等科儀，他從不缺席。他說，學習小法過程辛苦，所有咒語、道法均須背誦在腦海，操練時不可看譜，熟記咒語、腳步，這是基本功，當時，長達一年每天下班就到廟裡報到練習不輟，才有資格說「出師」，但現代人講求速成，已經少見這般「養成」的功夫。

他苦笑，正因習法過程繁複冗長，若無心奉獻，就難以成事，因此，愈來愈少人自願來學法，前輩、同輩也陸續凋零，廟方也憂心，再過幾年，上哪找這些懂得科儀的法爺？

小法祭儀因應地域特色而生

安平六社小法均執行有「落壇」、「祝壽」、「犒軍」、「行路關」等傳統科儀，比較有趣的是，各社科儀也往往順應不同區域信徒的習性、需求各異，而衍生各具特色的各社祭儀特色。

以海頭社廣濟宮來說，小法常需為民眾進行娶妻拜天公、安厝謝土等祭儀，同社的周龍殿則是委由小法幫忙進行進錢、開光、淨油、誦經等儀式；囝仔宮社妙壽宮則以謝神、安座、送神、接神、安營、安宅、煮油、諷經等科儀居多；灰窯尾社弘濟宮則是常常放營（又稱「站班」）、淨油、大謝神（娶妻拜天公）、入火安座等；王城西社西龍殿在神祇誕辰會從事進金科儀、賞兵犒將，張府千歲聖誕也會進行「造橋過限」科儀。

這些與信仰息息相關的科儀，之於各社小法不過是基本功，稱職小法必須精通樣樣科儀，然而，近年因應社會型態改變，諸多傳統科儀則多早已不被現代人所認知，加上學習小法的人愈來愈少，甚至，為求基於儀式進展順利，目前也已趨於「簡化」，看在熟稔法事科儀的老一輩眼中，不無擔憂，企盼傳統信仰能適時傳承與完整保留！

05

崇祀「王船」

安平王船不焚燒不放流

安平身為臺灣歷史開端，但一般人可能多不知悉，安平王船密度竟然高居全臺之冠，而且，有別於其他縣市知名王船祭典多為「燒王船」，安平王船一大特色就是「永祀」，顧名思義，也就是不放流也不焚化，王船長年置於廟宇供信眾祭祀，沒有固定香科也不固定舉辦王船醮，經年累月庇佑在地人，一代又一代。



舊安平聚落六角頭各擁 1 艘永祀王船，包括囝仔宮妙壽宮「金萬安號」、海頭社文朱殿「東伍號」、囝仔宮社伍德宮「金德安號」、港仔尾社靈濟殿「通恩號」、港仔尾社靈濟殿「薛金海號」、海頭社文龍殿「金文龍號」，王船大小形制不一，各具典故。

臨海而居，加以安平人靠海吃飯維生，在地耆老們說著：「古早，前人搭船來臺灣，安奉王船自然而然成為安平廟宇信仰一大特色！」

相較於多數民眾熟知「燒王船」慶典，安平六間廟王船皆屬永祀王船，定期把柴米油鹽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裝入船艙供王爺及水手使用，稱為「添載」，自成特殊的「水手會」習俗。安平王船相關科儀、習俗相當完整，固然王船信仰之於現代人或許不熟稔，但各廟宇仍積極保存此一文化瑰寶，傳承「永祀王船在安平」的精髓。

妙壽宮「金萬安號」

安平王船最早起源是妙壽宮的大型王船「金萬安號」，雕鏤作工精美細緻，也是目前安平廟宇所奉祀的王船中，最古老且體型最大者，同時更是臺灣現存規模最大的王船。

形制與真正船隻大小接近的「金萬安號」原本安置於金萬安王船室，後來因當地開路，而被迫拆除，改為遷至妙壽宮西側供奉，與妙壽宮隔著一條馬路。


三伍大帝


三伍大帝
代天巡狩
薛金海
302 薛金海



「金萬安號」王船建造於 1867 年（清同治 6 年），不過，王船前身相傳是在明末年間漂至安平海邊，因船上載著一尊神像，漁民將其撿拾上岸，並搭建草寮奉祀，1755 年（清乾隆 20 年），在地居民倡議建廟，主祀保生大帝，於是有了妙壽宮。

廟方於 1879 年禮聘中國閩南造船名匠來臺灣，仿照這艘舊王船形式重新打造，原本長約一公尺的船，擴大成了今日近十公尺的「金萬安號」。

2018 年，神明指示辦理王醮大典，盛況空前，並聘「王船建造與修復」技術保存者陳金龍師傅以古法翻修王船，保持王船原始樣貌。「金萬安號」船頭「張口獅」為傳統張嘴獅，船尾鑿是「展翅的鷹」，於海上航行有制煞、鎮風功能，也象徵一帆風順；船身則有代天巡狩、肅靜、迴避等令牌，除一般常見「黑穩」外表，還保有少見「白穩」，亦即船身底部為傳統王船白色底，並無彩繪，形制迥異於一般王船。

安平王船最早的起源便是妙壽宮的大型王船「金萬安號」



伍德宮「金德安號」

伍德宮的王船是歷時 3 年所打造的「金德安號」。金德安號於 1975 年完工，整艘王船設備均依照真實船隻比例擬真

打造，船內裝飾和甲板共有 20 位水手，由在地雕刻大師陳正雄親自操刀，雕工精細，堪稱藝術品。

當年，蘇府三千歲指示廟方打造仿清朝船隻而打造的王船，供五位王爺使用；船上前殿為將軍府，後殿則供奉媽祖，整艘船以樟木製成，船身不大，卻能真正航行於水中，船艙甲板打開則可見添載物品收納其中。

添載，就是將王船所需物品一一裝載進入船艙，金德安號定期添載是一大特色，在蘇府千歲聖誕期間，廟內除了進行祭祀也會為王船添載，一方面象徵定期補給，一方面也是水手後代表達對前人的追思。

妙壽宮跟伍德宮都有「水手會」，擔任王船水手者，均為過世信徒，被神明選為登上王船，為此，廟方每年也會在王爺聖誕舉辦「水手會」，邀請妙壽宮金萬安號將軍和水手共同相聚，年底送神時，水手也可回家過年，有慎終追遠意涵。

相傳「金德安號」建造完成時，當時曾招收王船工作人員，有總管、水手與相關工作人員等，負責後續祭祀工作。在信徒往生後，會正式登記在廟方「籍簿」，繼續跟隨王

爺，原本祭祀工作則由家屬接手。若非王船建造初期就負責祭祀的工作人員與其家屬，想登上王船為王爺服務，也可請示王爺並經由王爺同意後，將往生家屬「入籍」在王船「籍簿」上。

文龍殿「金文龍號」

迥然一般廟宇王船形制，文龍殿的立體浮雕王船「金文龍號」，堪稱是最為獨一無二的王船，讓人印象深刻。俗稱「東土地公廟」的文龍殿主祀邢府千歲，金文龍號是祂的戰船，原本王船因年久失修、無法使用，廟方便於 1990 年火化

文龍殿廟埕旁牆面上的特殊王船「金文龍號」是邢府千歲的戰船



王船，爾後，為感念邢府千歲代天巡狩，守護境內社民，2007 年重修廟宇時，特別以立體浮雕形式仿造舊時王船，以此方式，為金文龍號留下紀念。

高約 4 米的「金文龍號」，外觀及王船形式都別具特色，為安平王船少見的龍首鳳尾，船身有鰻魚浮雕，中桅頂端裝置大型瞭望台，整艘王船營造彷若在海上般的乘風破浪，在安平王船裡是非常獨特的形式，此外，王船旁還有兩隻色彩鮮豔、分別咬著雙劍及單劍的大型劍獅，同時呈現了安平王船信仰與劍獅文化特色。

由於金文龍號王船並未開光，相較其他廟宇的王船，被賦予紀念與裝飾價值凌駕宗教價值。

文朱殿　東伍號

1969 年建造的「東伍號」，是伍福大帝的王船。其實，伍福大帝原先奉祀於海山館，然而日治時期海山館遭毀損後，這才移祀至文朱殿。至於打造東伍號王船，根據在地耆老們口述，是因為伍福大帝指示信徒為其造船，使其能夠代天巡狩，護佑萬民。

關於東伍號的相關文獻記載不多，有一說，東伍號是在1971 年（民國 60 年）左右，伍福大帝降旨讓信徒打造一艘王船，讓祂可以方便巡視安平、守護當地居民；另一說則是原先便存於海山館中，來源不得而知。雖然東伍號的相關資料不多，隨著耆老凋零，許多故事也石沉大海，但神明與王船的護佑會一直在安平，世世代代。

靈濟殿　通恩號、薛金海號、何府千歲寶舟

港仔尾社靈濟殿中擁有「通恩號」、「薛金海號」2 艘王船，皆由長年打造王船的師傅陳金龍所完成。通恩號於1991 年完成，是伍府二恩主的王船，船上前殿是將軍殿，船頭是咬雙劍的劍獅，意味著鎮煞。

隔年（1992 年）打造的薛金海號，則是薛、周、曾三位大帝王船，最大特色是舟棚用茅草搭成，是相當少見的王船形制，也讓人得以窺見早年王船樸實無華的樣貌。打造薛金海號的陳金龍表示，當時在製作王船時，薛府大帝還分靈至造船廠全程監造，草棚屋頂及船上紙紮水手均為薛府大帝所指示，船頭是龍首，左右繪製鳳凰，官廳是以棕鬚為頂的草棚建築。

「薛金海號」係薛、周、曾三位大帝的王船



「通恩號」於 1991 年（民國 80 年）完成，是伍府二恩主的王船



杭州殿　巡興盛號

杭州殿的「巡興盛號」是周府大帝的戰船，1992 年建造完工，不同於多數王船皆在造船廠製作完成後，才移到廟中移祀安座，「巡興盛號」從一開始打造到完成階段，均在杭州殿廟內進行施作。神明全程監造、自己為王船命名、決定王船形制，從無到有，一艘王船就這麼於焉成形了。

巡興盛號延續傳統帆船設計形式，前殿為將軍府、後殿為媽祖樓，船頭為含雙劍的劍獅，後艙裝飾有麒麟、松鶴、鳳凰等木頭浮雕，都是傳統上象徵吉祥、富貴的圖騰意象。

唯一不在老安平的王船是杭州殿的「巡興盛號」，是周府大帝的戰船



06

安平廣濟宮

藏於民居的「龍虎宮」



藏身於巷弄的效忠街，地名由來為清領台南時期，康熙為獎勵軍士平定叛軍，賜名「效忠里」，國民政府來台後，改名「效忠街」，歷史悠久的舊部落，有廟宇、有古蹟，而民宅就比鄰而居，廣濟宮座落於效忠街上，看似隱身小巷弄，卻意外坐擁寬敞廟埕，廟宇因此視線寬闊，融入民居，親民卻不擾民。

來到廣濟宮，初入眼簾的第一眼，是廟埕前方一面龍、虎照



牆。安平區公所網站是這樣介紹廣濟宮的：位於安平居住密度最高的老巷弄內。在安平區民宅比鄰而居，且空間充份利用的情況下，讓人驚訝的，還有一片寬廣廟埕廣場，考慮民間居住尺度空間，而有了在安平廟宇少有的避免沖煞的照牆。

從龍虎宮到廣濟宮

廣濟宮所在的海頭社是安平地理上的高地，在地耆老口耳相傳，早期台江內海時代的北汕尾島良皇宮也同祀保生大帝，而安平最靠近海亦為地勢最高的廟宇正是廣濟宮，盛傳兩間廟宇就這樣隔著台江內海，遙遙對望；每當漁船入港，總能看見兩廟燈光指引方向，一東一西，彷如廟宇左右

廣濟宮



兩側龍柱、虎柱般，廣濟宮主委莊仲吉說，廣濟宮最原始的名字就叫「龍虎宮」。

莊仲吉說，廣濟宮祀奉的清府千歲相傳來自中國的「龍虎山」，是早年先民渡海來臺時，安奉在自家朝拜的神明，但因神威顯赫，香火日益鼎盛，信眾於是著手建廟。他解釋，當時為清府千歲打造的非正規廟宇，而是讓信眾有一處可朝拜之處，根據廟史沿革，廣濟宮真正創建是 1743 年（清乾隆 8 年），改祀保生大帝的事了。

廣濟宮的保生大帝為「軟身神像」，是廣濟宮鎮殿主神



傳說，因在地信徒出海捕魚遭遇暴風雨，命懸一線之際，遠方突然傳來燈光，船循著燈號前駛，一路平安返航上岸，眾人為感念保生大帝庇佑，籌建廟宇奉祀保生大帝。隨

著，主祀保生大帝、張府天師，遂將兩名神尊原先廟宇的「廣信府」、「慈濟宮」中，各取一字，據此更名為「廣濟宮」。



歲末送神　焚油逐穢

廣濟宮是海頭社境主廟，每年農曆 12 月 23 日送神這天，有一項相當特別的儀式，即在清壇請神後，會到境內各廟宇進行「焚油逐穢」儀式。

首先，須向神明稟報，行「開鞭」召請兵將，廣濟宮保存超過一世紀、長約 210 公分的龍鞭文物，早已退役典藏，目前使用的龍鞭是復刻版。儀式中，將食用油倒入油鼎後，以爐火加熱，再置入金紙做的油芯並點燃，在法師施以符令、咒語加持下，法師嘴含米酒或高粱噴向油鼎，一路自周龍殿、文朱殿、金龍殿、保興宮、文龍殿到伍德宮沿途逐穢。



鎮殿之寶　觀音佛祖

來到廣濟宮參拜，目光很難不被廟中祀奉的觀音佛祖所吸引。有別於多數廟宇所見的觀音佛祖面貌與姿態，廣濟宮的觀音佛祖面容圓潤加以右腿盤在左腿之下，自成一股莊嚴卻又不失灑脫的氣質。

廣濟宮主委莊仲吉將這尊觀音佛祖形容為「鎮殿之寶」，且觀音佛祖的年份可能是整間廟宇最「資深」者。他提及，曾自中國大陸湄洲賢良港祖廟聽聞，此尊觀音佛祖是跟隨鄭成功戰艦一同渡臺的神像之一，歷史可追溯至宋朝年間，不過，源自宋朝之說、追隨鄭成功渡海等相關史實，並無確切史料可供佐證，倒是神像在香火長年煙燻之下，洋溢一股古樸氣息，讓人充滿無限想像。

1660 年間，觀音佛祖原本奉祀於日治時期遭毀的「天妃宮」內，後來跟著天妃宮的大媽，移至廣濟宮近半世紀，隨著安平開台天后宮於 1962 年建造完成，廟方迎回分祀其他角頭廟三尊媽祖，包括廣濟宮的大媽。當時天后宮曾要求廣濟宮歸還觀音佛祖，雙方也為此事討論多時，雙方各有堅持，最後不了了之，觀音佛祖也便長駐於此。


觀音亭
大聖爺

07

安平古剎「觀音亭」

400 年護佑蒼生

舊時，安平人多靠捕魚為業，海相變化萬千，出海一去不復返者，更是不在少數，在那個沒有氣象預報的年代，面對未知氣候天象，每一趟出海都猶如是一場賭注，討海維生的人自然也就習慣擲筊問神，求助老天爺給一個旨意。

在安平「觀音亭」流傳這樣一個故事：一名討海人擲筊請示觀世音菩薩能否出海捕魚？卻連續長達 3 個月





擲不到一個聖筊，然，討海人為求生計，仍是硬著頭皮出海，不料，竟在回程時發現船底破了兩個洞，眼看船隻恐將滅頂，正當他後悔沒有遵從觀世音菩薩旨意，擅自出海，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兩尾魚堵住兩個洞口，討海人安然無恙回到安平。

觀世庇佑　歲月靜好

觀世音菩薩神威顯赫，在此地不是傳說，而是真實上演的悲喜人生。討海人的生死存亡繫著一家子生計，祈求庇佑的信念之強大，也讓觀世音菩薩香火日益鼎盛，神威更加廣為流傳。

安平四大公廟之一的觀音亭，是安平歷史最為悠久的廟宇。據廟誌所述，觀音亭年代可追溯至明潮萬曆初年，先民遠從大陸湄洲艱辛萬苦來到黑水溝，也將觀音菩薩帶到當時仍屬化外之地的安平。

彼時，安平人煙罕至、荒涼不已，先民只能暫時用茅草搭建公廨奉祀觀世音菩薩，直到 1612 年（明萬曆 40 年）才重新修建。1986 年，因寺廟年久失修加以道路拓寬而重建，

位於安平路旁觀音亭的歷史，推測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荷治時期，確為「古剎觀音亭」



在挖掘舊廟壁時，發現廟宇建材與熱蘭遮城相似，經專家學者鑑定確定為相同材質，據此推測，安平觀音亭最早可追溯到荷蘭時期。

關於神明顯靈事蹟，從來都沒少過。當地盛傳，觀世音菩薩幫助信徒「開刀」的傳說，話說，曾有一名女信徒腹痛不已前往成大醫院檢查，發現肚子「長東西」，然而，醫生並不建議動手術，該信徒於是先住院觀察，未料，住院第一晚，卻在睡夢中隱約察覺有人看著自己，下一秒，卻像是被

人用剪刀剪開身體卻不覺疼痛，出乎意料的是，這位信徒最終沒開刀竟也痊癒了，後來，輾轉從一位通靈人士口中得知，當晚是安平觀音亭觀音佛祖出手相救。

聽起來好似玄妙的民間傳說，姑且不論真實性，卻已道盡人心對於神明加持或庇蔭的殷殷期盼。



佛誕平安宴

安平觀音亭成立管理委員會後，也陸續建立誦經團，誦讀心經、大悲咒等佛教經典。前主委吳高明月也將供品和宴席都改成素食，一開始，大部分信眾持反對態度，但吳高明月積極爭取各種佛教活動到觀音亭舉辦，也曾發起「供僧」，全盛時期高達 1300 多人參與，她更一肩扛起所有花費，信眾感受到安平觀音亭逐漸活躍，也轉趨認同。

觀音亭廟宇莊嚴，也總能聽到誦經聲，暮鼓晨鐘，每年固定舉辦「佛誕平安宴」，分別是農曆 2 月 19 日（觀世音菩薩佛辰日）、6 月 19 日（觀世音菩薩得道紀念日）、9 月 19 日（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來自全國信眾前來向觀世

音菩薩上香參拜祈福祝壽，巔峰時期曾席開三百桌，盛況空前。

歷經茅草、紅磚廟宇形制和樣貌，改建後的觀音亭如今已是金碧輝煌貌，坐落在熙來攘往的大馬路，格外醒目顯目。

信仰牽繫民生
解病痛守護孩童

除了廟宇之外，安平古井也為數頗豐。觀音亭旁即有一座古井，當地耆老回憶，早年，附近居民生活起居用水都倚賴這口井，而在醫療尚不發達的年代，居民還有一個集體回憶，也就是若遇有感冒、牙痛等小病痛，都會到廟裡告知觀音佛祖祈求庇佑，並飲用古井水，病症就能獲得緩解。

觀音亭旁邊就有一古井，耆老表示以前附近居民的生活用水都取自於那口井



觀音佛祖的庇佑還延伸到家家戶戶孩童身上。府城「做十六歲」成年禮是一大特色，在安平也有「做十六歲」禮俗。日治時期，安平是許多舶來品轉運站，當時規定碼頭搬運工人薪水以年齡計算，十六歲才算成年，未成年搬運工只能領一半薪水，因此，當家中小孩年滿十六歲，一方面能貼補家計，另一方面家長也欣喜孩子平安長大，父母都會邀請親朋好友舉辦宴席、做十六歲，宣告象徵「成年」了。

安平「做十六歲」首先要到安平開台天后宮參拜媽祖及國姓爺，第二站就是到觀音亭膜拜觀世音菩薩和大聖爺，大聖爺是小孩子的守護神，相傳，家中只要有不聽話的小孩，只要經過大聖爺「調教」，小孩就會懂事乖巧，因此，到觀音亭讓大聖爺看看孩子是否真正長大成人，是做十六歲的一項重要儀式。

安平的「做十六歲」
第二站至觀音亭膜拜的大聖爺



08

安平城隍廟公普

十社共祭無主孤

安平地區流傳一句俗諺，「城隍廟無普，無人敢普！」道盡安平獨特普度文化：每年農曆七月鬼門開，安平鎮城隍廟揭開「公普」序幕，其他廟宇才陸續進入私普，獨樹一格的珍貴傳統祭儀，傳承迄已百餘年，2019 年登錄臺南市無形文化資產，由城隍廟與安平十角頭廟共同保存。



位於安平區的城隍廟，為安平四間公廟之一



「安平城隍廟公普」作為公普領頭羊，100 多年來，從早期六角頭到現在十角頭，安平城隍廟帶領安平十角頭共同祭祀無主孤魂，各大廟宇皆不曾間斷，「先公普、再私普」祭儀模式，顯現城隍廟公普特殊地位。

安平十角頭共祀無主孤魂，既是敬畏孤魂野鬼，同時也呈現悲天憫人的互助情操，是生者、亡者的一種交流，在農曆七月，無形中，也傳遞了人情溫暖。

安平城隍廟歷史可追溯至 1749（清乾隆 14 年），昔日由清軍水師協鎮沈廷耀所建造，當時是官兵所祭祀的廟宇，如今則與安平觀音亭、安平開台天后宮、安平大眾廟同為安平地區四大公廟。

十社共祭無主孤

每年農曆 7 月 2 日清晨豎燈篙，宣告開啟「安平鎮城隍廟公普」儀式，一路延續到隔日傍晚施放水燈、山燈儀式、走赦馬、牽水轆等豐富儀式，蘊含著前人敬畏鬼神的內涵。

長年為城隍廟進行相關科儀的安平道壇道長王德和說明，上午祭祀城隍祈安醮典為「陽醮」，傍晚舉行的走赦馬與普度法會等儀式則為「陰醮」，故又稱「陰陽醮」。



歷年來，公普開端是由當年度「爐主社」代表在道長帶領下，先到運河施放水燈，接著再到安平公墓「貴雅山」施放山燈，指引水中、山裡的孤魂前來接受普施度濟；之後，道長才會引領孤魂回到城隍廟，讓



俗稱的好兄弟們暫居於紙糊的翰林堂、男堂女室等。

翌日，「爐主社」繼續在道長帶領下，到城隍廟前舉行陰陽醮各項科儀，下午先登場的是「放赦」、「牽水轆」，意味著向上天祈求赦書，並以「走赦馬」儀式將赦書送往豐都地獄，接續，再以三座水轆、三匹白布連接水桶，象徵通往濁水關之路。



最後一道程序是由道士手持法器，引領孤魂破城而出至陽間接受普度，晚間道長登座化食，孤魂得以免受飢餓之苦，待擲得聖筊後，便可焚燒金紙，孤魂得以往生仙界。隨將水內男、女魂身取出置於小紙船上，並作划船動作，象徵將水魂滯魄接渡上岸。「牽水轆」科儀最後是「倒轆」，道士拿起掃帚與草龍，將 3 座水轆打爛，並撒鹽米寓意斷路、封閉、結束、潔淨空間之意。一系列的繁複科儀，馬虎不得，盡顯謝天地、敬鬼神的先人智慧。

豐富科儀內涵　盡顯溫厚人情

為了讓大眾認知安平獨特的七月普度儀式，臺南市文資處曾規劃「南方鄉野祭」走讀活動，引領民眾走讀臺南地區四個獨特的祭儀，其中一場就是在農曆七月鬼門開時，帶領民眾親臨安平「公普」現場。

前述繁複科儀，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看熱鬧者眾；但細說每一項儀式的意涵，傳遞的都是溫厚人情味。從科儀一開始，燒符引領「追魂使者」帶領水魂滯魄親赴玄壇來接受普度，接續，由道長為水上的紙畫神祇與男，女孤魂開光，到手持引魂幡，吹響牛角號，燒金紙照耀冥路召引水魂，都是引領孤魂野鬼皆能前來接受陽間超度，不再受水牢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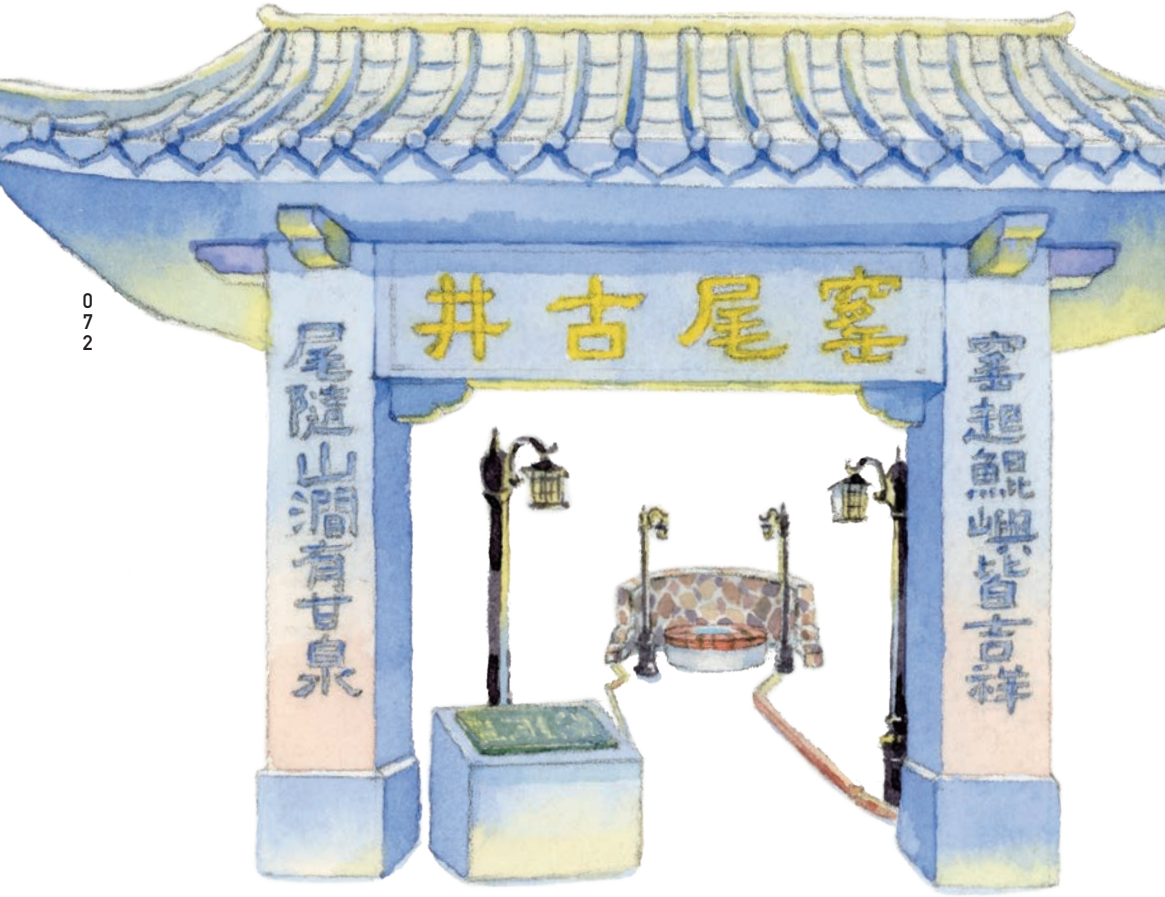
民間有一傳說，在地府裡受苦孤魂，飲食入口會變成炭火，而無法飽食，常受飢餓之苦，於是道長會宣誦「開咽喉祕章」，讓孤魂們得以進食，無須飽受飢餓之苦。莊嚴而冗長的公普儀式，藉由一道道遵循傳統的科儀，百餘年來，按部就班進行，圓滿陰陽兩界的秩序，祈求平安。



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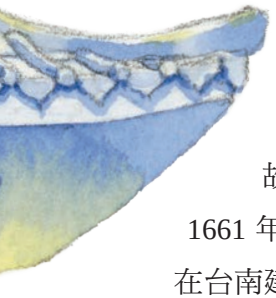
弘濟宮

灰窯尾古井訴傳奇



緊鄰安平運河的灰窯尾弘濟宮，奉祀金府、溫府、池府三位千歲。

「灰窯尾社」的灰窯，意指蚵灰窯，從前安平有三座蚵灰窯，最南邊稱「灰窯尾社」即今日窯尾，窯尾的蚵灰窯雖早已消失，但地名揭示的往昔歷史，讓後人能記住這塊土地的沿革。



安平與漢移民的開臺歷史畫上等號，弘濟宮的故事也要從明帝國的永曆年間說起。弘濟宮草建於 1661 年（明永曆 15 年），初期結茅為舍，最早就蓋在荷蘭在台南建的烏特勒支堡的山丘，又稱「湯匙山」。直到 127 年後，1788 年（清乾隆 53 年），台江內海泥沙淤積為陸地，弘濟宮搬到現址建「代天府」，後池府千歲先後邀請金、溫二位千歲，共創玉敕「弘濟宮」，1841 年（清道光 21 年）升匾。

弘濟宮主祀三尊千歲，各司其職，金府坐大殿、溫府負責外交、池府負責問事、開藥單，被地方奉為醫藥之神，早年醫療不興盛，神明降駕開藥單是稀鬆平常之事，隨著科學發達、醫療昌盛，年代不一樣了，現今神明早已不開藥單。

灰窯尾社的弘濟宮



一般人或許也感到好奇，神明開藥單，但誰負責出藥？原來，廟方也有長期配合的藥房，弘濟宮旁就有人稱「佛仔蔡」的藥房，但凡只要廟方開出藥單並拿到這家藥房，對方就知道該開什麼藥，套用現在健保制度，角色可說是特約藥局。

弘濟宮千歲神尊之神威不僅止於開藥治病，就連蓋廟也來自於神祇之意。當地耆老表示，建廟時，是透過池府乩身指示，令人玩味的是，乩身本身並不識字，但卻能精準告知蓋廟時的高度、寬度等尺寸為多少，不過，大部分廟宇都只蓋三層，但弘濟宮當年一蓋，卻蓋了足足有十幾層樓高，後人多以為是安平早年會淹水，而刻意把廟宇蓋得很高，其實，背後有一段典故。

話說，弘濟宮目前所在位置，對面就是一處抽水站，當地號稱三多，即「噪音多、臭味多、蒼蠅多」。據耆老口述，弘濟宮因緊鄰運河，偏逢早期下水道並沒有加蓋，只要抽水時，全庄頭就都不敢吃飯，因為臭氣沖天、臭不可聞，安平區公所實施抽水站加蓋，蓋住味道，這才揮別「三多」陰影。



從現今視角往回推，池府所坐位置就是在抽水站上方，這也巧妙呼應了當年廟宇興建的高度，信徒莫不嘖嘖稱奇，被形容池府千歲 300 年前早就預知此地會有設立抽水站這一天的到來。

一口訴說歷史與傳說的井

俗諺說：「食安平水，袂肥閣會嬪！」（意思：喝安平水，不會變胖會變美！）弘濟宮充滿故事，就連一旁古井也很有故事。

安平地處海島且早年並無自來水，灰窯尾這口古井是安平地區少見的淡水井之一，所在位置是烏特勒支堡，也就是今日

位於湯匙山（今安平第一公墓）東南方山腳下的「窯尾古井」





的安平第一公墓內。古井由來有不同的說法，盛傳是鄭成功軍隊圍攻城堡時所挖掘；但地方另有一說指，早在荷蘭人來臺之前就已存在，約為 16、17 世紀有漢人來此捕魚所挖掘，並於水源附近堆疊石板塊；古井井壁磚塊類似荷蘭磚，據說荷蘭時期便作為駐軍的淡水水源。

古井如今幾乎湮沒在墳墓區，臺南市政府曾於 2011 年修葺一座寫著斗大「灰窯古井」入口牌樓，讓後人知悉古井的存在。

由於古井生產源源不絕的甘甜水質，肩負起供應當地百姓民生之用的重要水源，但當初安平土地小，墳墓也緊鄰民居，井水開鑿之初就載明這口井要給「陽間」的人喝，不過，盛傳當地有人取水蓋墓碑，逾越了陰陽界線，這口井所產出的水竟也因此變得有鹹味，而不能飲用，池府千歲遂出符令，以符蓋在井上整整三天三夜，水質才終於又變清澈，恢復飲用。

另一項跟陰陽有關的傳說，則指古井水平時是淡水，但若遇有女性生理期的期間接近取水，味道也會變鹹。不過，

井水緊鄰墳墓區，不免讓當地居民在取水時心生恐懼，傳說弘濟宮溫府王爺出馬與湯匙山的陰府兵將商談，最後豎立「土木」二字的地界牌，劃分兩路，六塊地界牌圍成的區域即是讓居民通行的「陽界路」，以外則為「陰界路」，陰陽兩隔，確保居民安心取水。

灰窯古井故事流傳至今，安平人至今但逢端午節取午時水，也是從這口井汲取井水。除了傳說，灰窯古井也見證早年臺南本地沒有建材，必須從澎湖運來老古石建造的歷史痕跡。這口井最下面第一層是咾咕石，經年累月隨著地勢下陷，井也必須加高，第二層已可見是荷蘭磚，為荷據時期所建造，第三層則為臺灣磚，乃近代之作。

從一口井看到安平歷史，而且，神明跟在地庶民生活息息相關，一口井、一尊尊神明衍生的故事，讓人嘖嘖稱奇。



10

四龍相會匯聚香火

盤踞安平的神龍

圍繞在安平古堡的四座廟宇，不約而同名字當中都有「龍」，宛如一條接著一條的神龍盤踞守護安平，祂們分別是金龍殿、西龍殿、周龍殿、文龍殿。安平海頭社盛傳著，在這「四條龍」的庇蔭守護下，海頭社打從清代至今，便安然度過瘟疫爆發、二次世界大戰等浩劫的考驗。

金龍殿　安平求財賜福

沿著古堡街、中興街走向安平老街，轉角便能看見高懸「南台灣福德正神總代巡」的「金龍殿」，它同時也是安平知名的財神廟。

金龍殿廟誌中提及創建始於 1593 年，原名為福德祠，主祀福德正神與福德夫人，因與「東土地公廟」分別位於鹽水

溪畔東西兩側，又稱「西土地公廟」。早年，漁民出海前，均需祈求漁獲豐收及航行平安，需要有場所做為漁民出海前的集合場地，因此，商家出錢蓋土地公廟當作集合兼祈願的場所。到了 1673 年（清康熙 10 年），奉祀老澳蘇府千歲，福德祠因此升格改名為金龍殿。

民間信仰中，福德正神不只是守衛地方的「土地公」，亦是能替信眾招來財富的財神爺，保佑信眾生意興旺，故深受信眾倚賴，金龍殿的四支蝙蝠柱和石麒麟揭示了金龍殿求財的意象，四支蝙蝠柱各刻了五隻「蝙蝠」與祥雲，寓意「飛來福氣」、「五福臨門」，因神威顯赫，聲名遠播，除了經營事業有成的老安平人也有遠在海外經營生意的信眾，都會專程前來參拜，也常有信眾謝戲酬神。

每逢農曆初一、十五，絡繹不絕的信眾，會到金龍殿求財開運，此外，每年農曆 2 月、5 月、8 月及 11 月，廟方也會推出點金化財、為信眾開運招財補庫等活動，財神廟名號不脛而走。

金龍殿的福德正神曾受封為「南台灣福德正神總代巡」，據傳是與日據時期屢顯神威有關。地方盛傳，但凡在海頭社當地的子弟或外出謀生者，心有所求，來到金龍殿向

福德正神尋求庇蔭，都能心想事成，早年史蹟因無文字紀錄，固然已不可考，但廟前斗大的「南台灣福德正神總代巡」，道盡一切。

金龍殿內所供奉的「福德正神」，是保衛地方的「土地公」，也是為信眾帶來財富的財神爺



文龍殿　育才傑志士

清代安平最有名的土地廟，一為金龍殿、一為文龍殿，地理位置上分處一西一東，又被稱為「西土地公廟」與「東

土地公廟」。「東土地公廟」便是文龍殿，據傳，也是全臺最早有福德夫人陪祀的土地公廟。

提到文龍殿，當地耆老都免不了會提起其「背海面山」的地理位置。一般人皆知悉，背山面海是風水上所定義的好地理，文龍殿所在位置位於古運河港道旁，往返於此地的漁民、商賈眾多，當地人遂建土地廟，祈求平安，然而，當初興建時若背山面海，廟宇雖是面向安平舊港道，但卻會形成背對庄頭，土地公二話不說，選擇背海面山以守望社區。廟方細數這段沿革，感念神明這一轉念，庇蔭當地幾百年來人才輩出、地靈人傑，光是醫生就有數十位。

文龍殿主祀福德正神與邢府千歲。刑府千歲相傳是掌管王船的神明，換做現代說法，其角色也就是當今海關，負責檢查、登記，確保人員的出入境平安，因此，安平許多「採船」事件都會請邢府千歲處理，即時攔阻，否則一旦王船出港，被抓上王船充當水手的人，就來不及救治了。文龍殿廟埕有一艘龍頭鳳尾的立體王船，就是為了感念邢府千歲代天巡狩的神蹟所建。

信仰中最為美好的莫過於「人情味」，但凡所有神明傳說背後總有人們寄予的厚望。傳說中，廟內奉祀清府千歲的

夫人，是因當年醫學不發達，女性婦科疾病無人能處理，清府千歲於是邀夫人下凡降乩，協助處理婦科問題，信眾民為感念她，便為「小清夫人」刻神像；無獨有偶，清府三位公子也因協助清府千歲處理民眾事務，而留在廟中一起保衛社民。

周龍殿　守護臺灣第一街

每年，約有近 200 萬觀光客走進安平，而安平最為熱鬧的延平街又稱安平老街，幾乎是所有來到安平的人潮都會造訪的必經之地，它同時也是荷蘭人在安平建造的第一條街道，又稱臺灣第一街，而在這條老街上屹立著安平至今最古老的廟宇——周龍殿。



根據當地耆老口述回憶，周龍殿現址前身原本是安平唯一一間書院，是當地學子讀書、習字的場所，從書院轉變成為廟宇的轉折並無史料紀錄，但後人流傳，是因為書院主人自中國請回一尊佟府千歲，礙於不能明說，便推稱是「撿」回了一尊神像，書院主人辭世後也捐出廟宇現址的書院土地，日後，地方居民募資興建現今的周龍殿。

周龍殿內的中壇元帥，為安平「做十六歲」必須朝拜的神明之一，是為九至十二歲孩童的守護神



廟誌記載，周龍殿創建於 1663 年（清康熙 2 年），老一輩口耳相傳的佟府千歲靈驗神蹟甚多，其中，又以市仔街在二戰期間，遭遇美軍轟炸空襲，卻無一死傷，最為人津津樂道；另一，則為二戰後隔年，1946 年臺灣爆發瘟疫，當時安

平地區紛紛請出各廟主神出巡，包括周龍殿佟府千歲、文朱殿李天王等一路出巡直至平息瘟疫，神奇的是，安平地區無無人病亡。

周龍殿內的中壇元帥，亦是安平「做十六歲」習俗必拜神明之一，中壇元帥是 9 至 12 歲孩童的守護神。此外，在醫學不發達的年代，也常有家長帶著小孩到廟裡求符水、認神明做契子，企盼平安健康長大，358 年來，佟府千歲可謂守護安平人男女老幼一代又一代。

這一份虔誠慎重心意，也可從周龍殿的護身符窺知一二。周龍殿的護身符是以黃麻布為袋，置以香灰和符令再印上各位神明的官印，均為總幹事林正儒母親孫淑女親手製成，每一個護身符無疑都是最獨特的祝福。

西龍殿　熱蘭遮城遺跡訴歷史

安平古堡殘存著熱蘭遮城部分城牆遺跡，總能吸引旅人目光駐足凝望，而這片城牆遺跡緊鄰著西**龍**殿後側，古廟與古老城牆相依，廟宇的歷史不言而喻，就連廟宇後方水溝蓋



也保留荷治時期完整風貌。而西**龍**殿正前方往昔則面對著台灣海峽，時光倒退 3、400 年之前，彷若能遙想早年先民乘海而來之景。

創建於 1738 年的西**龍**殿，亦可寫作西龍殿，「**龍**」字是「龍」異體字。相傳 1738 年（清乾隆 3 年），安平王城西社居民祈求出海平安，商議建廟之時，道士指點當地居民為池府千歲建廟，數日後，海上居然飄來數十根杉木，數量剛好是建廟所需，而且，杉木上面印有大大「池」字，被地方鄉親父老視為「神蹟」，據說，安平流傳一句俗諺「好柴流不過安平」，與此有關。

另有一說，最初建廟是為了鎮住王城西社一頭想往西邊飛出去的龍，於是地方建造這座廟宇，留住這條龍，也確保地方發展的繁盛與長治久安。聽起來雖與神話故事無異，隱含的都是人們對於地方信仰的崇敬與虔心。

王城西社西龍殿的廟埕廣場空間



11

一廟一宮壇

在漁光島遇見信念的力量



越過漁光大橋，來到了漁光島，一座遺世獨立般的島嶼。

你是如何認識漁光島的呢？2020 國慶焰火，首度移師臺南安平漁光島，「漁光島」頓時成為網路熱搜關鍵字。1970、1980 年代，她坐擁著名海濱景點秋茂園而廣為人知，七、八、九年級生則拜兩年一度「漁光島藝術季」加持，在月牙灣沙灘、漁光島森林錯落裝置藝術品，慕名而來，一窺其丰采。

不同世代、族群眼中的漁光島，因時間分野，而有截然不同的


GO

三鯤鯓社漁光島上的天宮壇



認知。除卻外來的藝術風景在這裡留下讓人驚豔的足跡，在地人文景致則無疑是落地生根，最不可忽略的風景；其中，宮廟密度高居安平之冠的信仰特色，即是其一。

這一座緊鄰海域、自外於喧囂塵世的島嶼，面積約 400 公頃，地名由來是漁民駕竹筏出海捕魚，撒網時在浮筒處置燈做信號，遠望「漁火」點點而得名。與海為鄰，崇敬的信仰自然是庇佑出海的神明，好比「天宮壇」田府元帥與「遊海宮」的遊海元帥。

當地，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特色，就是宮廟和神壇密度竟高居安平區之冠，彰顯這個四面環海的半島土地，與信仰的緊密連結。

信仰，源於家族供奉神祇

在漁光島，宮廟不只是信仰之所在，同時也是維繫家族關係的核心。

以天宮壇田府元帥誕辰日來說，從廟埕一路沿著馬路排開的辦桌筵席，昔日曾達上百桌，至今也仍然維持幾十桌不等的規模，島上的鄉親們齊聚為神明祝壽的心意，不受時空改變，費心備料張羅，盡顯在一桌又一桌的澎湃鋪陳之上。

漁光島上共有李、林、邱、洪、王、魏等六大姓氏和天宮壇、雲濟宮、遊海宮等宮廟，家族各自供奉不同神祇，每個家族宮廟各有供奉神明的方式，也各有與信眾不同的溝通方式，一個島嶼的信仰綻放多元特色，這，是漁光島信仰獨到之處。

把時光拉回到數百年前，李氏先民唐山過臺灣，幾艘船

隻浩浩蕩蕩出發，然而，黑水溝環境險惡，「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途中，果真遭遇風雨襲擊，唯有一艘載著田府元帥香火的船隻，平安抵臺，李氏先民深信是田府元帥一路護佑，方能倖免於難，遂虔誠供奉田府元帥。

李氏家族和從各地而來的先民於清光緒年間落腳三鯤鯓定居，天宮壇位於南邊新寮仔；初始，田府元帥由李氏家族代代奉祀，民國時期始建廟，將田府元帥從祖厝移往廟中，由當地居民共同祭拜，數度整修後成為今日的「天宮壇」。

天宮壇後方有一公廁，清水模的外觀，為毛森江建築師的作品



主祀鎮海元帥的雲濟宮，則屬林氏家族廟宇。早期規模僅幾坪大小，1988 年在家族支持下，原地改建，延攬著名繪師潘岳雄彩繪門神，一方廟宇也成為地方必訪之景。

雲濟宮每兩個月會有一次家族祭祀活動，每家準備三牲祭品前來，早年，但逢祭祀各家總會精心烹飪菜餚，隨著時代演變，現在多以水果或餅乾代替，悉心款待、敬備祭品之於族人的意義，與其說是拜神，其實更像侍奉長輩，這是林氏家族的日常，透過祭拜，緊密牽繫家族成員情感、強化凝聚力。

1960 年，原先建於海安路的保安壇，因海安路實施地下工程而必須拆遷，當時，神明指示需遷往靠海之處，於是落腳於漁光島至今。保安壇由來，據稱與神明護佑免於戰火有關，原來，1958 年八二三炮戰時，創建保安壇者被調到金門當兵，每每面臨砲彈打來之際，總有一名老人現身警告，他因此得以平安退伍，後來得知老人居然是保生大帝，決定為其建廟。

遊走漁光島，觸目所及的風景也多與信仰有關。以天宮壇後方清水模的廁所外觀，緊鄰當地著名的「毛屋」，原來這是知名建築師毛森江特意為天宮壇所打造。



毛森江初來乍到漁光島，深深為此方天地遺世獨立的幽靜而著迷，著手興建毛屋時，便和廟方商量將原先公廁改造成清水模建築，調和整體景觀趨於和諧，毛森江也成為天宮壇委員一分子。

「毛屋」簡單極簡風格的清水模完美融入漁光島質樸自然的風景中



從信仰到建築、從外來神祇深植在地信仰，融入漁光島，原來這麼簡單；一如島上多數私壇，從家族奉祀開始，隨年歲推移，逐漸演變成全島居民信仰。

12

安平靈濟殿、杭州殿

消災解厄度蒼生



2021 年 7 月中旬，歷來此時總是各廟宇最繁忙之際，這一年，由於 COVID-19 疫情攪亂步調，全臺從 5 月中旬進入三級警戒，廟宇相關科儀活動都按下「暫停鍵」。訪談這日，距靈濟殿每年農曆 7 月 9 日舉辦「孤棚祭」，尚有 1 個月時間，百餘年不輟的科儀、祭典前置作業正進行著。

正對著運河的安平靈濟殿，所在位置是安平六角頭港仔尾社，亦是港仔尾社的信仰中心，主祀伍府大恩主公、保生大帝、二恩主公等神祇，靈濟殿廟名由來背後更有著一段四間廟宇合在一起的歷史。

靈濟殿原名「仙史宮」，相傳 1679 年（清康熙 18 年），200 多位安平漁民駕 60 多艘漁船出海撈魚，途中遭遇強風暴雨，30 多艘飄沉無蹤，只剩 30 多艘船的漁民，海上載浮載沉，正當絕望於難敵狂瀾的生死搏鬥之際，遠方突現

「伍府恩主公」燈號，漁船依著燈光方向進行，抵達澎湖島望安鄉，為了感念神明，分香雕奉金身，並於 1718 年（清康熙 57 年）建廟「仙史宮」。

日治時期，日本人在當地開闢運河，拆除慈濟宮，而北極殿則因開闢馬路之故也遭拆除，慈濟宮主祀保生大帝、北極殿玄天上帝，於是被移祀至仙史宮，廟名也以各廟主祀神明重新命名，分別來自伍府大恩主公總制安靈王的「靈」、慈濟宮的「濟」及北極殿的「殿」，就此改廟名為「靈濟殿」。

早年，安平曾有水仙宮，主祀水仙尊王，即大禹、項羽、伍員、王勃、屈原，水仙公舊址原在西門國小旁，但水仙宮拆除後，部分神像被移至開台天后宮，水仙尊王則奉祀於靈濟殿。

百年祭典　全臺唯一孤棚祭

靈濟殿從 1852 年（清咸豐 2 年）延續至今百餘年不輟的「孤棚祭」，是全臺灣僅見的以弧棚為祭之祭祀活動，2017 年獲得臺南市政府公告登錄為無形文化資產。

每年農曆 7 月初九，廟方固定於廟埕前搭起「孤棚」，亦即矗立 5 根高約 5 公尺的大木柱，周圍 4 柱各自懸掛 1 隻大豬公及雜糧，棚上有蒿餞及祭品，再由案桌前降下白布，白布一路延伸進入運河，作為搭引橋的流程，引渡水中孤魂溺魄等好兄弟上岸享用美食。

靈濟殿孤棚祭綁蒿餞體驗活動



傳統祭儀反映的不只是對傳統信仰的重視，也顯露了社會現況，以「篙餞」來說，數量多寡，往往反應了經濟優劣；而立於棚柱四柱的「薤菜餞」，是用一把把空心菜繫滿，代表了「無心」之意，意在希望好兄弟吃飽後就離開，不要留戀。

孤棚祭由來，據靈濟殿主委何志章指出，始於 1852 年（清咸豐 2 年），相傳在安平舊運河渡船口擔任碼頭工人工頭的陳柱，某次因為搬運工作與其他工人鬥毆，陳柱失手打死對方，依當時清廷律法，殺人者須處死，盛傳，當時港仔尾居民為了救陳柱，向靈濟殿神明及老大公祈求，數月之後，經官府查證陳柱是自衛，才釀成這場意外，因而免其一死。

當地居民深信是靈濟殿神明及老大公顯靈，因此決定於當年農曆七月初九，在廟前搭建「孤棚」感謝老大公，延續至今已逾百年歷史，未曾間斷。

搭孤棚之外，廟方也會於廟前高掛 12 盞普度公燈，照亮冥路。何志章說，每年，孤棚祭儀式都有數百位民眾前來祭拜許願，前一年許願者，來年也會來祭拜還願。安平居民為了延續這項傳統祭儀，港仔尾的耆老們也組成「豬仔會」，

籌措資金買祭祀用的豬，然隨著耆老們凋零，「豬仔會」漸無人傳承，而今，祭祀所需豬隻，已由靈濟殿委員會提供。

何志章也分享百年來孤棚祭的「神蹟」。由於農曆 7 月常有颱風大雨，但說來神奇，歷年來，不論祭典前後天氣狀況如何，祭典當天都不受風雨侵擾，多次上午颳風下雨，但下午一搭棚，雨就停了；也曾有孤棚祭儀式一結束後，瞬間就猛然下起大雨，讓信眾莫不嘖嘖稱奇！

百餘年來，「孤棚祭」祭典不只傳承傳統，也顯現在地居民凝聚力，無疑也是當代社會格外珍貴的情誼。廟方也透過舉辦「綁筊錢 DIY」活動，廣招民眾體驗，傳承安平在地文化也提高對在地文化的認同感。

四年一科　海上會香

大約 200 多年前，安平靈濟殿分靈至高雄林園的靈帝殿、鳳芸宮，1945 年後，開始有 4 年一科的「海上會香」，每年媽祖聖誕前，林園區廟方將神像裝轎上船，海上繞境前往安平，靈濟殿神明也會出海迎駕，雙方在海上會香。

靈濟殿四年一度海上會香



耆老們口述流傳，這項會香緣於早期高雄林園地區漁民來安平沿海捕魚時，會到安平開台天后宮、觀音亭及位於碼頭旁的港仔尾靈濟殿參拜，祈求漁獲豐盛及船隻回航平安，連結了安平靈濟殿與林園靈帝殿之情誼。

何志章說，古早，漁船捕魚僅靠羅盤辨別方向，若遇變天，在海上難以辨識東西南北，林園一帶漁民迷失方向時，就是靠靈濟殿前的燈，指引前往安平港內行駛並避風雨，為感念靈濟殿何府千歲庇佑，清朝年間，何府千歲即分靈到林

園，也在鳳芸宮（供奉媽祖）旁興建靈帝殿供奉，兩地建立情誼，不只路上會香也增加海上會香，讓漁民也能參與。

杭州殿 3 尊大帝　神威顯赫

安平杭州殿主祀周府大帝，陪祀薛府大帝、曾府大帝，日大正 9 年（1920），3 位大地受靈濟殿伍府恩主公之邀，前來處理當時橫行安平地區的瘟疫，於是長駐於此。靈濟殿、杭州殿法脈一脈相傳，靈濟殿神明不提供問事服務，信徒若欲問事，則會請其前往杭州殿。

杭州殿總幹事何志彬說，3 尊大帝會來安平其實有一段因緣，一開始原本是要去中西區北勢街金華府駐駕，但因當年安平發生瘟疫，靈濟殿伍府恩主公於是請祂們來靈濟殿，多年前，金華府神明一次降駕，告知這段往事，廟方始知這段因緣。

隨著杭州殿香火日益鼎盛，1980 年間，信眾集資購地，於現址建廟，所在位置為安平新興五期重劃區而非舊部落，1987 年創建時，是安平五期最早廟宇，周邊放眼望去沒有任何房舍，而今透天厝一棟接著一棟興建，杭州殿每每舉辦科

儀等廟宇活動，反倒時常遭檢舉噪音，與身處舊部落廟宇早已融入鄰里生活，截然兩樣情。

長年豎燈篙祈安

信徒口耳相傳諸多關於杭州殿玄妙事蹟，據說，早年周府大帝降駕，乩身能咀嚼磁碗、燈泡，令信徒嘖嘖稱奇，此外，周府大帝也精通藥理、符法、地理風水等，也包辦求姻緣、求子嗣，受到信眾肯定。薛大帝則擅長抓鬼，廟方亦設置「刑臺」處理邪靈附身、魂魄出體、降妖除魔等事。曾大帝則可為老百姓開藥單，各以不同「專長」庇護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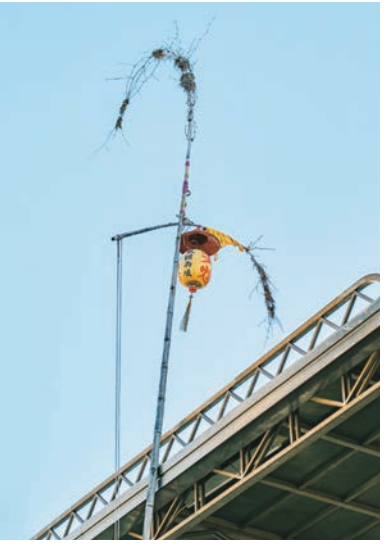
杭州殿一大特色是長年豎燈篙為信眾消災解厄。何志彬說，一般廟宇都是在農曆七月期間豎燈篙，唯獨杭州殿一年到頭都豎燈篙，燈篙是為了讓好兄弟有個方向，可到廟裡申冤，求神明為祂審理，這是媽祖交辦的傳統，旨在服務蒼生，祈求平安。廟前這支約 3 層樓高的燈篙，讓人遠遠望之，就知道杭州殿到了，儼然成為一項地標。

杭州殿當初蓋廟時，廟方原本成立一個茶會，固定約 400 人會不定期聚會，但每每聚會都會唱歌、喝茶喧嘩，一

回，信徒竟遭土地公託夢抱怨「太吵了」，信徒於是停掉卡拉 ok，不敢驚擾神明，成為趣聞。

2017 年，杭州殿啟建首次大醮，當初預估辦一場醮典所需 800 多萬元經費，囿於廟方委員 10 餘人，原本擔心經費短缺，不過，在各界陸續捐贈善款下，最後圓滿舉辦醮典，總數花了 800 餘萬元，剛好跟募集善款分文不差，「沒多一毛錢也沒讓我們虧錢，剛剛好！」何志彬說，一場醮典所費不貲，杭州殿信徒有八成為在地人，若靠在地信徒一人 1 萬元、2 萬元捐獻，籌措 800 萬元很難，結果短短幾個月，眾志成城，冥冥中，神明自會成就圓滿這一切。

杭州殿燈篙



13

上鯤鯓社興和宮

也著神也著人



上鯤鯓興和宮，座落於安平五期重劃區，嶄新廟堂矗立於府平路，是當地醒目的地標。上鯤鯓興和宮信仰源於日據時期約 1940 年間，然而，廟宇創建始於 1991 年，直至 2004 年才竣工，相較於安平舊聚落廟宇動輒百年歷史，興和宮不論所在地理位置或創建年份，都顯得「正青春」。

上鯤鯓，為台江內海遺跡，上鯤鯓興和宮主祀吳府三千歲，信仰源頭要從上鯤鯓（今水萍塭）一帶的公家爺「吳府千歲」說起。日據時期的上鯤鯓有處天然圳渠，專為安平部落居民載送飲用淡水，俗稱「水船港」，(即今日的水萍塭公園)，當地多從事魚塭養殖，七股頂山村及鄰近村民約 30 多戶，遷徙來此討生活，由於生活貧困加上醫療衛生不發達，故而寄託神明消災解厄、治病。

「上鯤身社」興和宮位於五期重劃區之中，
也漸漸形成以信仰為中心的新興角頭



上鯤鯓興和宮廟誌沿革敘述：原七股頂山村 30 多戶居民遷移至此定居，遂將七股吳府三千歲迎請而來。不過，根據上鯤鯓興和宮耆老所述，主祀吳府千歲由來，並非分靈而來，而是源起於頂山代天府（保興宮），推薦能力高強神明來上鯤鯓坐駕，初始沒有廟宇，僅棲身寮仔，1947 年，才完成吳府千歲金身雕塑。

上鯤鯓興和宮常務監事王隆明說，這段往事可回溯至 70 多年前，早年交通不便，保興宮王爺於是推薦吳府千歲代其出巡，前提是，必須由上鯤鯓信眾們虔心祈求，備設香案桌並茹素三日，若神明應允，方可得。3 日過去，眾弟子焚香叩求玉皇大帝，擲得三聖筊，如願迎來了吳府千歲，也促使吳府千歲成為這群從七股頂山部落而來「在地移民」一股安定力量，支撐守護著大家。

最初，吳府千歲並沒有固定奉祀哪座廟，是信徒門口中的「公家爺」，聚落信徒們以「爐主」方式，輪流將神明安奉於自宅，輪值祭拜，若信眾需要請示神明，也會擲筊將神明請回家。

王爺覓「毛蟹寶穴」蓋廟

興和宮王爺輪流「客居」信徒家中輪值，守護在地信徒與居民，40 多年過去，信眾於 1986 年募款購地，在金華路搭建簡陋的宮壇讓王爺棲身，但廟宇腹地空間狹小，5 年過去，1991 年間，王爺自己覓得了建廟所在地。話說，某日王爺神轎出巡，途經今廟址所在地，猛然停下轎子，路面卻突



然湧出一注泉水，眾人以為不慎破壞水管，經查也沒有水管爆開之事，教人嘖嘖稱奇。

待真正著手建廟之際，廟方先於一旁搭建臨時行館為神明安座，乩童赫見來了一隻毛蟹朝拜神明，眾人也不以為意，後經神明降駕告知，始知此地是一處「毛蟹寶穴」。

撇除神蹟不論，廟址原先的地主全部都是基督徒，王爺欽點此地並且如願促成購地蓋廟，光從這點來看，何嘗不是一種信仰的奇妙因緣？

玄妙的事不僅於此。上鯤鯓興和宮建造時，經費並未到位，信眾認為王爺既已選擇了廟址，抱持打鐵要趁熱心態，一邊籌募經費，一邊按步施工，其中，施工預先執行縮水工程之際，王爺曾三度降駕指示「不要急」，信眾這才知道，原來神明提醒不用急，是深諳建廟所費不貲，若能保留泉水，可用於幫人治病，對於建廟籌措經費是一大助力。

建造上鯤鯓興和宮前後花費一億餘元。管委會回憶，廟方一名沈姓委員一回眼看開出的支票就要跳票，向神明上香參拜祈求後，將香倒插於香爐中，隔天，一名虔誠信眾來

訪，主動詢問廟方有什麼困擾？得知建廟經費短缺，一口氣拿出八百多萬元，解決這次危機，廟方登載的一名無名氏捐獻者，就是這名信眾，前後總計捐獻一千多萬元。



耆老們說著，「倒插香」有向神明求救之意，當時沈姓委員眼看支票即將跳票，以此方式祈求神明緊急下凡辦事，事後也得到印證；「也著神，也著人」，張展毓說，解決問題需要神也需要人，一路走來，廟宇的核心精神是拜神敬神，人跟神明也互相幫忙。

王爺召喚法官

興和宮建廟一路靠著信眾贊助挹注、籌募，終於完成建廟大業。值得一提的是，工程進入倒數階段之際，廟堂門面的門神經費仍有約一百五十萬元的缺口，經費遲遲無著，某日，一名葉姓法官散步路過廟前，聽到王爺召喚聲「來坐」，第一次不以為意，第二次又聽到相同聲音，走進廟裡參拜擲筊。

葉姓法官得知廟方建廟短缺經費困境，二話不說，當場應允捐助一百五十萬元。這臨門一腳，促成了興和宮建廟工程能如願完工，但，興和宮談起與葉姓法官的緣分，總認為冥冥中，王爺的牽線是埋下伏筆。

原來，興和宮廟地最早是由四人共同持分擁有，後來廟方成立管理委員會後，欲將廟的土地納為財產，當時其中一名所有權人卻向管理委員會提出訴訟，審理此案的正是葉姓法官，故而，信眾紛紛口耳相傳「原來，我們的王爺自己會找法官！」

王爺符令出門聲名遠播　感召信眾

吳府千歲靈驗事蹟甚多，上鯤鯓興和宮總幹事張展毓和王隆明，均曾聽聞甚至見證信眾、親人親身經歷的「神蹟」。

早年，醫術不發達，盛傳信眾若向吳府千歲求取符令，神明降駕應允信徒一個「安」字，這人就能夠度過一劫。廟中曾有委員的胞姊被醫生宣判來日不多，家人如願求取符令

後，奔赴醫院，胞姊果真醒轉，轉述「夢中曾見一名身穿白衣、拿著令旗的人」，然後就醒了。

「王爺符令出門，絕對有效！」信徒們口耳相傳，一時間，上鯉鯽興和宮神威顯赫，聲名遠播，香火鼎盛。

警界退休的王隆明，年屆 70 歲，過去不問鬼神也不拿香拜拜，相當鐵齒，成為吳府千歲的虔誠信眾並服事於王爺，緣於王爺曾救了他父親一命。「但凡王爺祂答應人們的事，一定做到。」

王隆明父親 60 歲那一年，經醫院檢查出罹癌，病情不樂觀，他在一位結拜大哥引薦下，跑來祈求王爺，王爺要他必須安置香案三天，他依約照做，說也奇妙，從置香案第一天起，白晝萬里無雲，入夜卻雷電交加，他唯恐香案香火熄滅，不敢離開半步，三天過去，完成王爺交託任務，父親亦克服疾病考驗，直至 86 歲才辭世。

憶及往事，他難掩內心震撼與感動。人們總是企求神明庇佑，而不信鬼神如他，生平頭一回求神，希求父親平安健康，經此度化，他感受信仰力量，從此成為王爺忠心的信



徒，虔心付出。訪談中，循著王隆明懇切分享，讓人彷彿回到二、三十年年前情境：不論有無信仰，在神明面前，我們渺小而虔誠，「來祈求的，王爺只要應允，都一定會做到。」

信眾們津津樂道的「神蹟」還有一事。

2012 年農曆 7 月 8 日逢普度日，然而，天秤颱風來勢洶洶，周邊廟宇紛紛取消普度，興和宮執事人員也陷入辦與不辦的兩難掙扎，經過擲筊，王爺應允三個聖筊，指示照辦，在場人士一陣為難，當天照常辦理普度，結果，普度過程無風也無雨，待化金紙程序一結束，隨即風雨交加，「這種事沒遇到，只會覺得很玄，哪有這麼神奇？一旦遇到，你會知道，神威不可測！」

從有信仰以來，信仰，便以各種形式存在於人們生活之中。

從古代橫亙至當代、從實體走向數位化、從傳統趨向創新，信仰的面貌有萬千姿態，但核心思想就是為了傳遞良善的力量；信與不信，自在人心。人心所企求、所祈願的，盼來正面回應，成就信仰得以代代相傳，這便是信仰的可貴！

14

相望兩甲子

安平長老教會、化善堂

時而喧囂時而寂靜，當穿過喧鬧延平老街，走進蜿蜒效忠街，只覺幽靜；這一條小巷弄同時匯聚了海山館、化善堂、長老教會，它們分別是三百多年前清兵駐守安平所建會館、臺灣第一座齋教齋堂及安平最早基督教發揚之地，最難得的景致，當屬化善堂與長老教會面對面相望，這一望，便是兩甲子光陰。

在僅容人步行與機車穿梭的效忠街小巷弄中，中西各異的宗教各在不同信仰的百姓心中，昂然矗立，守護著一代代的安平子民；安平豐饒歷史藉由遊走巷弄的過程，無須贅述，便能了然於胸。

以討海為業的安平人，信仰自然多尊崇於媽祖、王爺，敬拜祈求的不外乎是討海捕魚者能從海上平安歸來，在此一民間信仰鼎盛的舊部落，傳福音無疑是遭排拒的，也彰顯安

平教會百年來屹立不搖，多麼不易，尤其，兼能與其他民間宗教信仰比鄰而居，更顯宗教無私的胸懷。



助產宣教　安平基督教萌芽

俗諺「生得過雞酒香，生不過四塊板」，俚語固然通俗，道盡的卻是在醫療不發達的年代，婦女懷孕生產往往必須面臨和死神搏鬥的生死關頭，正因醫療不昌盛，更多時候只得聽天由命。

台灣初代「產婆」同時也是宣教師的朱約安，以助產術，作醫療宣教，一次幫助安平婦人克服難產，平安接生孩子，便也順勢將基督教信仰帶進了這裡。

根據文獻所述，安平區黃蕭連女士的媳婦難產，經鄰居介紹請新樓醫館朱約安姑娘前來接生，順利產下一子，母子平安，「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此後，朱約安姑娘、萬真珠姑娘、文安姑娘便常常輪流去安平探訪她們，1898 年 2 月 19 日在黃蕭連家中開設佈道所，朱、文兩姑娘依循每週二下午婦人祈禱會的模式，在安平推動信仰，約有二十位信徒定期在此聚會，漸漸地，孵化出教會的雛形。

1912 年到 1932 年間，安平基督徒們均使用高金聲牧師所購買的一棟房子當作禮拜堂，惟隨著信徒日漸增多，亟需更大的聚會場所，1932 年，人稱「阿好姨」的張秀枝向胞兄張鴻圖商借住宅，也就是今日海山館前的空地，就地搭建木造平房作為禮拜堂，安平教會種子至此萌芽紮根。

為教會奔波的阿好姨

之於安平教會，「阿好姨」張秀枝無疑是一位最重要的功臣。

阿好姨是安平張家第一位接觸、認識上帝的人。張秀枝的先生很早就過世了，她一個人獨力扶養兒女，獨自撐起一個家的壓力讓她喘不過氣，恰逢外國宣教士在安平傳教，阿好姨因緣際會接觸教會，熱心的她，於是將心力奉獻給上帝，並在信仰引領之下，慢慢從傷痛中走出來。

阿好姨不遺餘力為教會事務奔走，不只捐土地建教會也捐獻教會所需的物資等，因此獲得信徒們的尊敬。早期，教友人數仍零星之際，因資金不充裕，安平教會牧師幾乎都沒有薪水，但都熱心義務指導青年團契，阿好姨總會跟著牧師



到處拜訪教友，順便向這些教友的鄰居、孩子推廣青年團契、傳福音及禱告，播下信仰種子，可以說，多虧阿好姨的熱心奉獻，當地信奉基督教的人數也逐漸增加。

安平長老教會面對效忠街的主要入口立面



1932 年，張秀枝女士（安平人稱阿好姨）向她的大哥張鴻圖先生商借住宅（今海山館）前的一塊空地，興建木造平房當作禮拜堂，安平教會的種子才真正開始萌芽、紮根



在當時，凡是臺南中會或總會需要安平教會參與會議，大家都理所當然推派阿好姨當代表。阿好姨因自幼便纏足，儘管當時交通不發達，出門一趟極不方便，但她總是會親力

親為、全程參與，精神令人感佩，「阿好姨」名號也日漸在教會中傳開。根據老一輩回憶，當時如果有外地牧師來安平教會，第一句話幾乎都是找「阿好姨」。

1932 年建造的木構禮拜堂，不堪風吹雨淋，早已不敷使用，後來興建新的禮拜堂和牧師館，並於 1969 年落成，1987 年則又有靈修館落成。其中，牧師館還是由阿好姨的胞兄所捐助，安平張家人毫無疑問是基督教在安平紮根、茁壯的幕後功臣。

安平菜堂——化善堂

與安平教會相望為鄰的是有 200 多年歷史的「化善堂」，俗稱「安平菜堂」。化善堂是台灣第一座齋教龍華派的第一座齋堂，主祀釋迦

在這一條不大的巷子內，與安平教會為鄰的是已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化善堂」



牟尼佛，至於正堂內供奉的觀世音菩薩，則約有 300 年歷史。

考據日治初期的德化堂太空盧普省手抄記錄：「臺灣島臺南安平鎮效忠里海頭祖，化善堂齋友謝普爵、林普彩、盧普本、張普瑞、胡普兩、陳普厚、張藉心、江普周、張普福、陳普智、李普定、伍普聚、徐普彩、陳天飼，1765 年（乾隆 30 年）2 月 19 日立設在李宅家中，號曰：『化善堂』。」



由上述可知，化善堂創立於 1765 年，1799 年（嘉慶 4 年）遷至現址。《臺灣省通志稿》中提到，李普順、謝普爵等是龍華教徒中最早來臺灣的人。齋教龍華派教義跟佛教相似，同守三皈五戒，吃長齋，但可嫁娶。從前，化善堂齋友早晚誦經禮佛，嚴守教規，在臺南吸引了許多信徒，2007 年，化善堂因為遭受颱風侵襲，多處被大水淹沒，遂發起重建，現在呈現於世人眼前的樣貌，於 2009 年整建完成。

安平化善堂雖為臺灣的第一座齋堂，如今已轉入佛教淨土宗，目前的化善堂定期印製善書，不設誦經團，志工約十位。

15

安平聖樂倫天主堂

融入安平日常





臺灣的漢移民開臺歷史從安平講起。1624 年，荷蘭人來到臺灣並在今日的安平區建造了「熱蘭遮城」，循此多元文化的軌跡脈絡，在安平舊聚落乍見天主教、基督教、道教、佛教等信仰互為鄰居，融合在一起的畫面，便也自然不過了！

以安平古堡為中心，東有安平開台天后宮、西有聖樂倫天主堂，不同宗教風景在這裡共生共榮，相互輝映。天主教在安平正式開教，始於 1956 年，但據稱早在 1624 年之前，荷蘭人就帶來天主教種子，落腳安平。

盛傳，聖樂倫天主堂與鄭成功有一段淵源。根據現任神父費格德敘述，歷史上有一說法，鄭成功父親鄭芝龍即是天主教徒，因此，也影響鄭成功母田川氏與鄭成功接受天主信仰；另一個臆測說法，則是指鄭成功與天主教傳教士關係良好，因此接受天主教福音。

聖樂倫天主聖堂高掛的對聯「安忍塵世苦甘拋人間樂，平息火床焰願享天上倫」，闡述了主保 St. Laurence 為信仰犧牲的偉大情操，對聯的「安平樂倫」四字，更是聖樂倫天主堂的名稱由來。天主教堂融入安平日常，更早已是安平的一份子。

聖樂倫天主堂在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的中心點，
與安平水景公園互相凝望



天主在安平

根據史料記載，1642 年鄭成功攻打荷蘭東印度公司時，曾有 6 位神父和 1 位修士被囚禁於鄭軍大營；1661 年，鄭成功攻陷安平古堡、驅逐荷蘭人後，召其摯友李志神父來台，然李志神父抵臺南時，鄭成功已過世，李志神父在臺傳教年

餘，鄭氏兒子鄭經亦領洗入教，奠定天主教在安平的起點。爾後，1866 年，有一郭神父於府城開辦孤兒救濟事業，天主教自此在臺南開拓版圖。

1961 年，臺南安平教區正式成立，由傳教士楊成斌來到安平傳教，當時有百餘人受洗成為信徒。1963 年，神父石俊德購得安平運河路 75 巷 6 號土地，興建教堂，隨著信徒日益增加，原來教堂不敷使用，於是又另購現址興建安平天主堂，也就是今日天主堂的樣貌，並改名為聖樂倫堂，沿用至今日。

據聖樂倫天主堂記載，初期，教友多為鹽務局公務員及軍隊中國移民和眷屬，3 年後，於小砲台附近購得魚塭地並新建聖堂，全盛時期教友約 500 多人。2003 年，在賴效忠神父及教友籌備下，重新整修舊聖堂，選用紅磚、石頭作為主建材，如此一來，當遊客沿著老街、古堡信步來到天主堂，眼前建築物也不會顯突兀。

比較特別的是，聖堂閣樓設有祖先牌位，融入漢人慎終追遠習俗，彰顯天主堂東西合併的特質。





融入在地日常的天主教堂

在賴效忠神父及教友籌畫下，聖堂重新整修同時籌設「安平天主教文物館」，並於 2004 年 2 月 14 日開幕，除了將世界各地蒐集來的文物能保存下來，並發揚天主教教會歷史傳承的精神。

安平天主教文物館附設於天主堂一樓，展示文物均以天主教的文化與禮儀器物為主，出包括祭祀禮儀用品、天主聖物及文獻經典等，另也有部分織品、金屬、木石、玻璃陶瓷、繪畫類及其他文物，館藏豐富。最吸睛的文物，當屬耶穌被釘十字架聖木，距今約 1990 年之久。

安平天主教文物館設立的初衷，就是希望讓更多人見證宗教文化福傳的多元性。2006 年接任天主堂的費格德神父，特別撰寫文物館的典藏展品簡介，並整理出版《安平天主教文物館典藏簡介》一書，藉此重要文獻資料。

天主堂文物讓外人一窺天主教的歷史、文化，即使分屬不同宗教信仰，也能領略文物傳遞的意涵，遠遠凌駕宗教之上，而宗教的博愛，則處處得見；好比聖樂倫天主堂附設聖

德幼兒園，澆灌教育種子，近年聖德幼兒園積極投入社區活動，也拉近了教堂與社區朋友們的距離。

除了每年應景的聖誕節踩街祈福報佳音，另也走進社區舉辦關懷社區老人、端午節包愛心粽等。天主堂也曾與社區居民聯合組織一個跳肚皮舞的表演團，命名為「天王肚皮舞」，意即天主教堂和王城西攜手組成，相當有趣，顯見聖樂倫天主教堂與在地居民的深厚情誼，早就跳脫宗教範疇。

緊鄰聖樂倫天主堂北側的聖德幼兒園



16

安平關帝聖堂

宣揚中華文化道統



安平區歷史淵源流長，古蹟、廟宇林立，宗教多元且兼容並蓄，在這裡得到了呈現；除卻人們熟知的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在這裡耕耘出沃土之外，相對一般人比較不熟悉，甚至早年帶著些許神秘的一貫道，也在安平有一處醒目據點關帝聖堂，除了是信仰修行場域，更肩負啟迪教化人心及濟世的使命。

進入安平區，在安平路上便能遇見關帝聖堂。

此處，是一座一貫道的廟宇，在尚未踏足之前，我曾以為這裡是一般的道教廟宇。關帝聖堂不用多做贅述，也能得見其主神為關聖帝君，同時，也供奉彌勒祖師、九天玄女、至聖先師、太上道祖等神明，儒、道、佛三教合一，是一大特色。



運河畔的關帝聖堂，
外觀上氣勢雄偉壯觀

除了主殿坐擁 200 坪廟堂，後方還有一座 370 坪的文化大樓，於此興辦國學班、文學講座、讀經班等，致力宣揚中華道統文化；既是宗教勝地也是研讀經典、汲取知識、洗滌身心的所在地。

關帝聖堂主祀關聖帝君，左右陪祀太上道祖與九天玄女



關帝聖堂創始於 1968 年，由信徒林蜜與夫婿蘇昭銘貢獻 100 坪土地，捐建作為聖堂，隔壁有一位張枝茂大德也擁地 100 坪，半捐半賣開始建廟，1970 年完工、隔年落成啟用。隨著道親人數日益增加，空間不敷使用，1996 年，又購入 370 坪土地興建 5 層樓的文化大樓，2001 年興建、2005 年完工。

由於座落在安平區的車水馬龍大馬路邊，關帝聖堂平常除了一貫道的道親固定來此，也不時有路過的遊客上門參拜，雖少了一般廟宇的香火煙霧繚繞，但卻不失肅穆氣息，莊嚴而雅致。

關帝聖堂大門入口牌匾，寫著「一步登天，唯有求道拜佛」，闡釋一貫道的道統核心精神：眾生認真修持三寶，人人便可一步登天、立地成佛。

關帝聖堂鎮殿之寶，則是文化大樓五樓的無極天母宮壁龕「100 字箴言」，由一貫道創始人王壽親授，與南化區玉山寶光聖堂供俸的無極老母聖位「明明上帝無量清虛至尊至聖三界十方萬靈真宰」，陳設幾無二致，百字道盡一貫道的道義真諦。

宗教的入世情懷

現年 65 歲的關帝聖堂總幹事王振盟，踏進一貫道近半世紀。他回憶，18 歲時因為堂姐引薦，因緣際會接觸一貫道，「當初其實她原本是要渡化我兄長，但他工作忙碌，我好奇一貫道到底上些什麼課？就自己主動表明想去聽課。」他說，最初其實就是對四書、五經感到好奇，愈上愈覺有意思，上課、研究一年後，19 歲起茹素至今。

一貫道信徒以「慈心不殺」為素食宗旨，鼓勵吃素。王振盟提到，開始追求道統，就發自內心、自然而然不想再殺

生，決心吃素。有一回，因為工作到基隆出差，當時住宿飯店餐廳備了一道蔬菜湯，裡頭卻不小心夾雜肉絲，即使刻意不吃肉，但因參雜葷食，他事後竟在路上身體不適，全部吐光光，「吐完當下，人也舒坦了！」

王振盟說，一貫道秉持三教合一、五教同流，佛儒道基督回教這五教的道理，均源之於中華文化道統，為了將傳道精髓內化於生活之中，關帝聖堂每年春秋兩季固定號召道親 300 多人，在安平觀夕平台參與臺南市環保局發起的淨灘活動，從淨化生活周遭環境做起，延伸到淨化心靈。

關帝聖堂也成立愛心功德會，會員達 700 多人，每月繳交 100 元，提供偏鄉學童獎助學金，此外，每年農曆 6 月 24 日關聖帝君聖誕日，也固定賑糧，發放安平區、北區、中西區的一、二款低收入戶白米、麵、油、鹽等生活物資，除了捐助弱勢關懷戶，也提供急難救助金，幫助有急需的民眾度過難關，體現了宗教濟世的情懷。

來到關帝聖堂，若剛好遇上用膳時刻，便能聞到中央廚房傳來的陣陣撲鼻香，志工們熱絡烹煮、張羅一道道素齋，簡單家常菜卻美味極了，初次踏訪便接收到盛情邀約，不論識與不識一貫道，那溫厚的人情味，便道盡了宗教的胸懷吧！

17

貢噶寺

藏傳佛教其實很親民



坐落在安平區民宅之間的貢噶寺，可謂一處「鶴立雞群」的存在，循著林默娘雕塑公園旁巷弄而行，巍然聳立的建築物加上飄揚空中的五色風馬旗，遠遠望之，便能猜想是洋溢宗教色彩的據點。

藏傳佛教向來予人神祕之感，貢噶寺座落民宅之間，與常民生活緊密連結，卻又顯得如此親近。

藏傳佛教來臺，緣於國民政府 1949 年遷臺而跟著傳入，至於跟臺南淵源，則是受臺南信徒力邀，起初，原本是在中西區的重慶寺傳教，1969 年，重慶寺管理人王天恩率信眾皈依貢噶上師，成為南臺灣藏密白教噶瑪噶舉派發源地，並籌設現址，包括前臺南市長張麗堂等信眾，一直是藏傳佛教在南臺灣落地生根的重要推手。

1979 年，貢噶寺率先成為臺南市第一個設立財團法人的宗教團體。緣於開山上人「貢噶老人」真知灼見，堅持廟的財產必須歸於公家所有，不要落入私人口袋，當時，連公部門對於宗教團體申請財團法人都尚且感到陌生，而今，財團法人已經是基本要件，便可想見當年貢噶老人的眼光之深遠。

「貢噶寺」面對著永華十二街，建築立面上旗海飄揚



媽祖讓地給菩薩

貢噶老人於 1958 年來臺弘揚密法，成為藏密在臺灣發揚之開端，2009 年正式落腳安平，這中間還有一段原委。原來，當初貢噶老人屬意在嘉義以南尋覓合適的場所建造信仰據點，但光是尋覓土地就找了 2、3 年。

跟隨在貢噶老人身邊的皈依弟子、執行董事林振福說，覓地建寺過程中，幾乎每周日都開車到處找尋合適標的物，起初，鎖定尋找山間閒置土地，但上師認為山坡地不宜開

發，後來轉而找平地，但遲遲未遇到合意的，直到經人引薦介紹，一口氣在安平區覓得三處土地，他將地號告知貢噶老人後，最後敲定現址。

購地當日，由信眾張麗堂出面與地主碰面，地主劈頭便說：等你很久了。原來，地主信奉媽祖，原本打算也利用同一塊地建廟，但一回媽祖卻入夢叮囑：這塊地要留給菩薩，地主本也不解何意？待人上門洽談購地，恍然大悟。

沒錢買地建寺　卻一路過關

決定要建造貢噶寺初始，從買地到建造，其實沒有經費。林振福回憶，他們從來不募款也不像廟宇有香油錢等固定經費挹注，沒有錢就要蓋寺，當初其實不無忐忑，畫圖、設計雖有師兄弟發心奉獻，後續招標有 2、3 家廠商投標，其中只有一家同意建完以後再慢慢還錢，於是讓對方施作。從買地到建寺，從無到有，冥冥中被庇佑著。

「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透，到底是怎麼辦到的？」林振福說，上天給予的，不多不少剛剛好，以建寺而言，前後花了 5000 萬元，每月還 20 多萬元，當還完的那一個月，他心



想：若每個月維持進帳 20 多萬元，一年至少能存 200 多萬元。然而，說也奇妙，當該還的錢還完，也沒有相對應的錢進帳了。



位於安平港區的白色巨構「貢噶寺」

達賴喇嘛親臨弘法

國人一般對於藏傳佛教多感陌生，但即使不認識藏傳佛教，說到達賴喇嘛卻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1997 年，達賴喇嘛來訪臺灣曾掀起一股旋風，當年，他來到臺灣的第二天，就是到貢噶寺弘法，現場湧入近千名信徒恭迎，穿著紅、黃僧袍的喇嘛，以傳統西藏密宗禮儀歡迎，達賴喇嘛也在貢噶寺二樓陽台為信眾開示，盛況空前，也讓不少人因此認識這個在臺灣相對少見的信仰。

貢噶寺為傳統密教寺廟，建築共分為五層，一樓為五方佛壇城，大殿供奉根本上師貢噶老人金身法相暨五方佛、藥師佛壇城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雕像；二



樓為本尊大悲勝海壇城；三樓為祖師殿；四樓為上師禪房；五樓為本尊紅觀音壇城、西方極樂世界。

要介紹貢噶寺也不能不提到將藏傳佛教引進臺灣的第一人，即俗名申書文的貢噶老人，56 歲在信徒邀請下來臺弘法，並在廈門街正式成立「貢噶精舍」，為全臺首開密宗道場的白教傳承人，1997 年圓滿圓寂，為第一位藏密女性肉身菩薩。

信眾遍及全臺

貢噶寺信徒約有 4000 多名，分布於臺灣各縣市，每年三大節日分別為貢噶老人壽誕、過年及 7 月普度，少了像一般道教的各種慶典活動，寺方人員也說，其實有許多信眾長年固定匯款，但卻未必來過寺裡，而這些信眾支持的力量，成就貢噶寺即使沒有募款，也能持續做該做的事。

深受信眾推崇的藥師燈，則彰顯了信仰的力量。一名先生因媽媽罹患鼻咽癌，醫生原本認為已無法開刀，只能做電

療，他經人介紹，來到貢噶寺為媽媽點藥師燈。數月過去，某天，這位先生帶著媽媽來還願，當時，他的媽媽已開完刀，術後復原情形良好，男子的媽媽頭一回來到貢噶寺，乍見貢噶老人的像開口問：我在病榻前見過祂，開刀前，他拿著法器在我病床揮啊揮的……兒子驚喜莫名，「怎沒聽妳說起？」媽媽回以「我也是現在見著，才知道是祂在保佑我！」

貢噶寺人員說，類似事蹟不勝枚舉。

除了弘法，貢噶寺也成立貢噶老人慈善會，配合安平區公所，從 2011 年起分發安平區獨居老人愛心便當，10 年不間斷，協助區公所落實弱勢族群關懷服務，將宗教的大愛散播人間。志工們每日中午將熱騰騰愛心便當送到安平區獨居老人家裡，讓他們飽餐一頓，另也提供急難救助、醫療救助等。



此外，一旁的修行大樓提供四方仁波切、喇嘛修道講學與習佛者使用，甚至無償提供在地樂團進行團練，曾有一年漢光演習，也提供國軍弟兄入住，「政府有需要，就配合，做我們能做的。」

18

佛光山南台別院

修行在人間

修行，體現在日常。佛光山於臺南市成立「南台別院」，從建築外觀設計到各類課程、講座乃至美術館等空間應用，揭示了「人間佛教」功能性；打破宗教場地非得長何種模樣的刻板印象，寺院其實也可以「學校化」、「藝文化」、「生活化」，希冀南台別院成為現代寺院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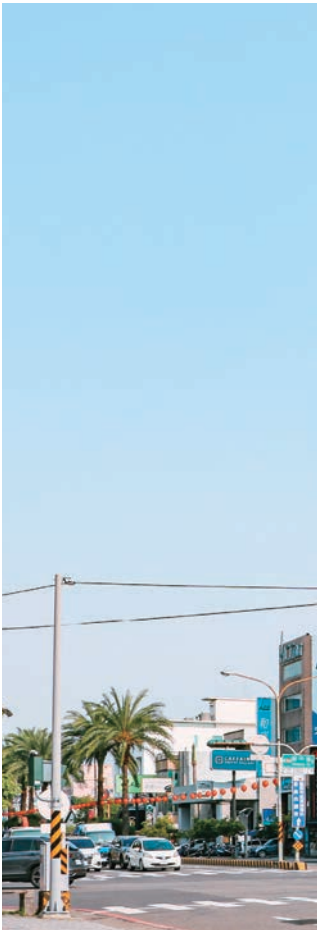
2007 年 4 月 1 日開光落成的南台別院，占地 1042 坪，巍然矗立於緊鄰臺南市政府的安平區永華路，由知名建築師姚仁喜設計，建築物的設計出發點，即為了彰顯融合「宗教與藝術」、「傳統與現代」特質。



從生活親近佛法

整棟南台別院為地下三層、地上九層的建築物，寓意佛教的「十二因緣」和「九品蓮台」，從數字便可見佛法之深意；而矗立山門口的五十二個階梯，象徵著菩薩修行的五十二階位，願來訪者懷抱朝山禮聖之心，「一步一蓮花、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開發菩提道心，值得一提的是，階梯每一個尺度皆符合眾生身心需求，出自星雲大師親自設計。

初始，踏訪南台別院其實是為了一樓餐廳「滴水坊」。滴水坊以美味簡約的素食料理著稱，擄獲不少平時並無吃素習慣的每一張嘴，循著美食而至，意外邂逅這方天地，進而發現這座寺院原來打破一般人想像的宗教場所模樣。





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親自指導、國際名建築師姚仁喜所設計的南台別院，
可說是完全彰顯「宗教與藝術」、「傳統與現代」的融合精神

尤其，遊走整座寺院，隨處便能遇見畫作、雕塑等藝術作品，無須刻意去親近這份美好，美好滿溢，此外，位於六樓的人間大學藝文走廊更不定時舉辦展覽，浸淫其間，只覺悠然。

從美食連結到藝術，恰巧最容易讓人沒有距離，備感親近，而這也正好呼應了佛光山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原來，宗教離生活很近。

矗立於山門口的大型階梯，象徵著菩薩修行的五十二階位



南台別院的臺南人間大學每年提供 200 堂課程與講座，包括了音樂、語文、藝術等，以音樂來說，就有古箏、烏克麗麗、二胡、陶笛等，另也針對不同年齡層提供適齡課程，例如幼兒英文繪本、青少年閱讀寫作。

公益照拂人間



行善之於佛家，是本分事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行佛必經之路。親近眾生之外，佛光山南台別院也將宗教的慈悲，體現在社會公益角色上，例如與公部門合辦小小波麗士營、關懷綠蠵龜等活動，型態多元且豐富，另也數度致贈臺南市消防局住宅火災警報器，喚起社會大眾關注居家防火安全議題。

2021 年，當全臺灣飽受本土 COVID-19 疫情衝擊與考驗，佛光山臺南區總住持滿舟法師也代表佛光山捐贈「智慧防疫門」給臺南市政府、澎湖縣政府等公家機關，為防疫把關，守護民眾。

後棟大殿的鋼構大跨距空間內部寬敞、實用性高



滿舟住持表示，星雲大師以藝術文化接引人心，讓喜愛藝術的心親近佛法，而佛教更是讓人心生「歡喜」的宗教，藉由南台別院點燃大眾心靈的明燈，便是人間佛教的具體實踐了！

19

揭開神秘面紗

踏上成乩之路

被視為神明代言人的「乩童」，在人與神明之間扮演溝通橋樑的要角，但凡神明降駕指示、人世間疑難雜症，總是得透過乩童居中，上達天聽後再轉譯，肩負起傳遞神明旨意，也解決黎民百姓種種世俗煩惱。

之所以踏上成乩之路，每個人的際遇造化不盡相同，但承載使命的路徑，大抵相去不遠——都是為神明，也為大眾服務。

1958 年出生的張進發，第一次感應神靈近身，是 17 歲的某一個夜晚。從小住家緊鄰靈濟殿，每天行往靈濟殿，成為張進發的生活日常。當天廟裡有信徒問事，吃完晚餐後的他，一如往常徒步走到接近廟埕時，突然無預警失去意識，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均為事後旁人轉述：你整個人衝入廟內，向在場的信眾指示一番後，隨即退駕。

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竟然會與「乩童」畫上等號。

靈濟殿的乩童張進發先生



張進發所服務的安平區的港仔尾靈濟殿，是安平地區乩童最多的廟宇，也是該廟的一大特色。一般來說，公廟多維持一、二名乩童，在他當乩童那時，靈濟殿多達 28 位乩童，幾十年下來，人數雖逐漸減少，但目前仍有 10 位乩童，數量之豐，實屬少見。

玄天上帝專屬乩身

張進發本姓王，由於祖母娘家並無子嗣，遂將張進發父親過繼，入嗣王姓香火。因從小居住在港仔尾社的緣故，可以說靈濟殿這一大片廟埕，就是他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

此嬉戲、遊憩的童年，少不了跟廟相關的回憶；另一個原因是，父親長年於靈濟殿幫忙，在中元節普度「孤棚祭」搭設孤棚，廟裡大大小小慶典無役不與，張進發也成為父親最好的小幫手。

與靈濟殿緣分始於童年，成長過程中，靈濟殿仍在張進發人生仍佔有重要位置。被「選中」成為神明代言人，在他尚且來不及釐清究竟發生何事之際，神明便透過老乩指示「這人，是玄天上帝採用的新乩」，並令廟方執事著手籌備「坐禁」事宜。

「神靈降駕」與「能否當上乩童」是兩回事。早年靈濟殿內的乩童數量非常多，幾乎每尊神明都有專屬乩子，而神靈新採用的乩身能否成為廟方公認乩童，尚且須要神靈降駕老乩指示才可以算數。

張進發回想，當年突如其來被賦予這樣的「使命」，自己其實沒有產生排斥心態，母親也認為能為眾人服務是好事，他懵懂閉關「坐禁」49 天，出關後，開啟他正式成為玄天上帝專屬乩身之路。

一窺乩童神秘面紗

身形粗獷的張進發，除卻神明代言人的特殊身分，他與大家都無異，也不存在所謂神秘色彩。張進發回憶，當兵退伍後，26歲才算是正式成為乩童，在此之前，他曾一度到高雄從事建築業，後來因母親年事已高，父親又不在人世，28歲返回安平照顧母親，同時仍在臺南某建設公司擔任經理。

職場上接觸的人並不知悉他原來還有另一個身分：靈濟殿玄天上帝的乩身。

每月的初一、十五，是玄天上帝提供問事服務的日子，他打從擔任乩童以來服務過許多民眾，也不乏一家兩代都找他協助，有人生病，求醫無效，來找神明改善；也有人事業不順，來求神問卜，至於所謂神蹟，他保留一絲想像空間：信者恆信。

多年為神明服務，他觀察到一個心得：民眾圖的，是從神明這兒求一個心安。早年廟內求醫求藥者居多，後來因為醫療法規範，信眾已無法求藥，但希冀改善身體問題、尋求心靈的安定，多了神明的指引與開示，對於抱持信仰的人而言，仍不失為一帖良方。

張進發說起靈濟殿海上會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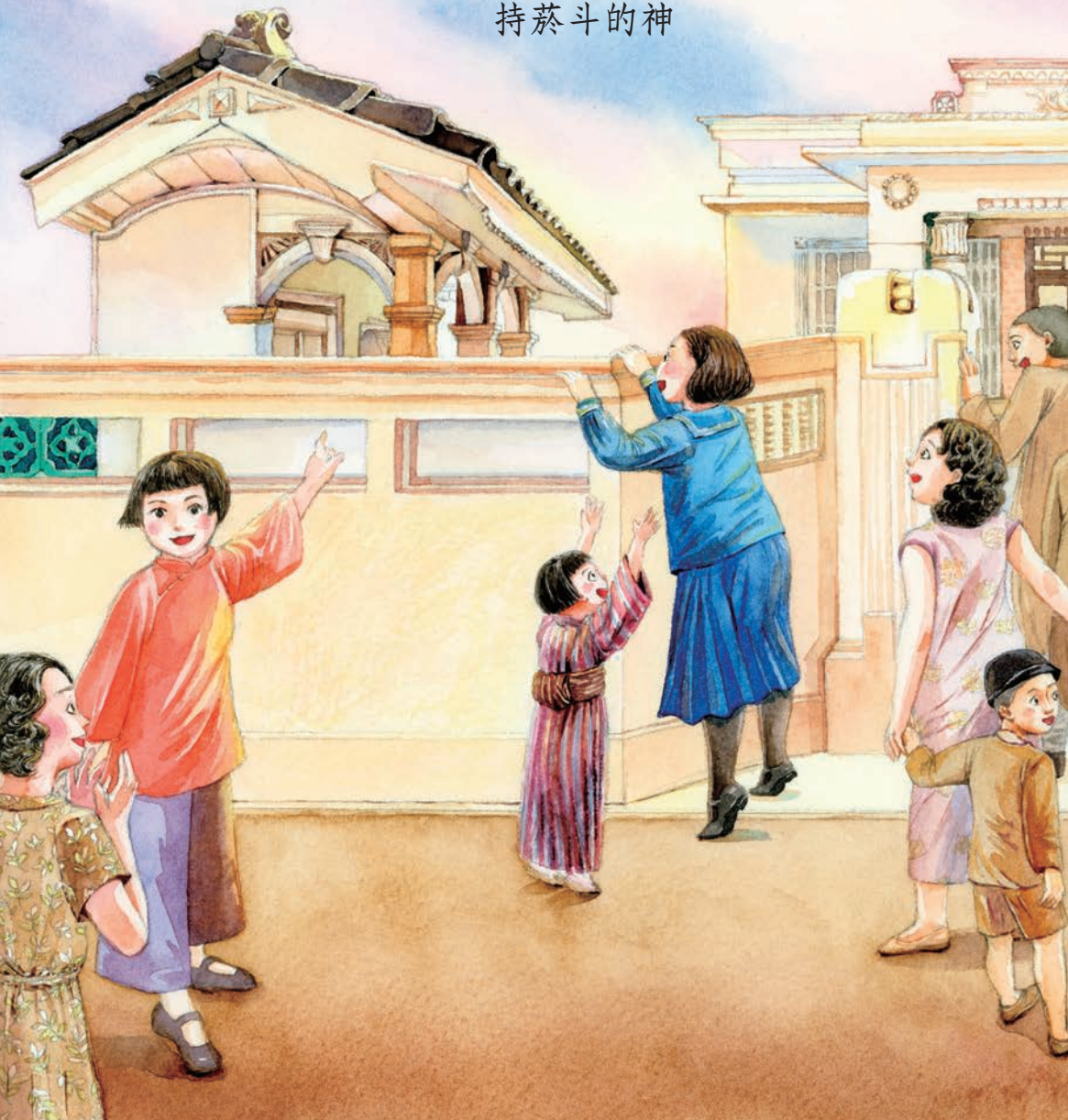
張進發也曾苦思「為何是我」？他為此曾走遍全台鄉鎮的廟宇，希望找到一個答案，雖至今沒能求得解答，但他將這個過程當作一種自我修練。3、4 年前，他曾經歷一場重大車禍，如今右腦勺清楚烙下觸目的一道凹痕，他說，當時甦醒後，才知道自己已經昏迷 4、50 天，腦部也動了刀，從鬼門關走了一遭回來，「靠著堅強的意念，沒多久就幾乎恢復正常，也沒留下任何後遺症。」

「冥冥中注定，我責任未了，還有很多事要做。」從年輕服務神明到老，經歷大難不死，張進發說，宗教就是要讓人心裡有個寄託，既然此生被賦予這個責任，能服務，就會一直為人們繼續服務下去。

20

安平善人王圭屎

持菸斗的神



歷史上向來不乏人神格化晉升為神祇的例子，在安平也有一例，此人就是日治時期，承攬日人鹽業會社運輸業而致富的安平在地仕紳王圭戾。當地耆老盛傳，王圭戾生前行善不遺餘力，對地方照顧有加，也曾出資整修西龍殿，地方百姓為了感念他的恩澤及善行，為他雕塑神像，化身為「地方保護神」，被供俸於西龍殿。



緊鄰安平古堡的西龍殿主祀池府千歲、曹飛大仙（俗稱三大帝），是當地王城西社區信仰中心，西龍殿內供俸著一尊與眾不同的神像，大小約僅 20 幾公分，造型儉樸且特殊，手持一管比等身還長的煙斗，讓人印象深刻，祂，就是人稱「王雞屎」的王圭屎。

位於西龍殿內存放的「王雞屎神像」



王雞屎畫像



然而，儘管廟中有這一尊神，不過，王雞屎神像一度被閒置在偏殿角落，後人多不知悉其來歷，也不清楚他是何方神聖？直到 2009 年某日，三大帝突然降駕於乩童身上，詢問在場眾人是否知道這尊神像來歷？原來，這尊神像正是住在廟旁的地方聞人王圭屎。

讓人嘖嘖稱奇的是，數日後，早已搬遷他處的王圭屎後人竟也來到西龍殿，稱係受到神明指示而回來老家「尋根」，王家後人原本半信半疑，未料，竟然真的在廟中看到祖先塑像，恰與乩童之說不謀而合，王圭屎也終於重新回到神桌，與池府、三大帝共享香火。

神明也抽菸？政府差點要他禁菸

由於王圭屎生前手不離菸，因此，神像自然特別凸顯此一特色，也堪稱是他最鮮明的形象了，信徒得知他愛抽菸，也會刻意點香菸祭祀他，消息傳開後，還一度引起許多人前來爭睹這尊「愛抽菸的神」。讓人莞爾的是，政府有一度宣導公共場所禁止吸菸政策，臺南市政府還特地前往西龍殿，希望王圭屎也能一起「戒菸」，傳為趣談。

後人多以王雞屎叫喚王圭屎，名字中的「屎」字，雖看似俗氣，然而，背後實則蘊含王家雙親殷切冀盼之情。原來，王圭屎上有七個姊姊，卻不幸接連夭折，王圭屎父母得來一子，未免再痛失孩兒，遂以「屎」字為兒子命名，盼這個孩子能安然無恙長大，圭屎在台語發音近似「雞屎」，久而久之，王雞屎的名號便留存後人心中。

話說樂善好施的王圭屎，長期照顧地方弱勢百姓，不僅熱心公眾事務，也時常開辦流水席提供勞工、窮苦弱勢民眾免費享用，善名遠播，從人晉升成為神，其來有自。

從王雞屎洋樓窺見歷史

王雞屎洋樓是臺南市市定古蹟，建造於 1937 年，是距今（2021 年）83 年前所設計建造的洋樓，是安平第一間兩層樓高的洋樓，在當時民居皆為平房，王雞屎的家，可是安平首屈一指、最為豪華的宅邸，就連廁所的化糞池式馬桶、尿桶也是自中國引進，從建築到起居設計，都堪稱先進時髦，儘管後來周邊樓房陸續興建，但王雞屎洋樓的風華不墜，至今，不少遊客來到安平，還是會專程一窺王雞屎洋樓，瞻仰其建築細膩工法，遙想當年曾多麼風光！

二戰期間，空襲頻仍，王家的洋樓建築物相較於周邊平房，格外醒目，自然容易成為目標，因此，日本政府下令將王雞屎洋樓外部漆成黑色，以免地方遭受美軍轟炸，至今牆面依然清晰可見黑色殘跡。

關於王圭屎發跡史，相關資料甚少，多是從耆老口中得

知，原來，當年身兼通譯和苦力的王圭屎，承攬日本鹽業會社木工工程，進一步晉升為安平富商。由於運鹽過程辛苦，但卻不是天天有活可幹，王圭屎體恤工人辛勞，往往讓工人吃飽喝足後再領些錢回家，久而久之，善行便在鄉里之間廣為流傳，加以他也時常出資救助鄰里，頗獲當地推崇。

王雞屎的樓房由兩批工人同時建造，一方建西式洋樓風格，一方用傳統閩南工法



21

安平開台天后宮

打造媽祖信仰中心

臺灣俗諺「安平迓媽祖，百百旗有了了」，描寫的是早年，每 4 年舉辦一次的安平迓媽祖盛況，百百旗在廟埕飄揚的盛況，百百旗齊備，故而有「了了」此一形容。這亦是安平開台天后宮最盛大的活動；每年臺南市國際龍舟賽之前，地方首長也於安平開台天后宮為龍舟點睛，是迎接端午的儀式。



今安平開台天后宮，前身為鳳山縣治安平鎮渡口之天妃宮



日常的安平開台天后宮，偌大廟埕總是聚集了無數小吃攤及其他做生意的攤商等等，來廟參拜兼走走逛逛，是遊客巡禮安平必定朝聖之景點。

安平開台天后宮向來是地方的信仰中心，轄下有十座角頭廟，廟宇之於日常，不只是信仰存在，更像是敞開雙臂歡迎人們到此一遊的標的，不論有無信仰，但凡踏進廟宇便能在神明慈悲及滿室香火中，覓得身心寧靜。

經歷戰亂、祝融　屹立不搖

1661 年，相傳鄭成功攻臺之前，特地向湄洲媽祖祖廟請來大媽、二媽及三媽隨船護佑舟師來臺，祈求攻臺順利、安定軍心，後於 1668 年建廟，成為安平媽祖信仰開端。盛傳因媽祖助鄭成功平臺有功，鄭成功驅趕荷蘭人，兒子鄭經遂將荷蘭人建造的教堂改建為「天妃宮」，奉祀三尊媽祖，自此，「天妃宮」成為當地信仰中心。

然而，清兵入臺後，政治變動連帶衝擊天妃宮。因天妃宮為鄭氏所建，被視為偽廟而不受重視，地位一落千丈；

位於效忠街上石門國小後門的天妃宮遺址石碑



1895 年（清光緒 21 年），清帝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日軍在安平與受困天妃宮的黑旗軍交戰，血濺神聖廟堂，這起不幸事件也導致天妃宮香客漸疏，廟宇日益荒廢。

經此事件，日本人選定天妃宮原址設立安平公學校，廟內眾多神像被迫必須分祀六角頭各廟宇，直到 1962 年，安平地方人士重組管理委員會並選定前清水師協鎮署舊址規畫重建安平天后宮，歷時 4 年終於完工，風光將 3 尊媽祖請回供奉，建成之日遶境祈福，安平六角頭居民都設宴款待，是地方百年難得一見盛況。

全球第一所「媽祖學院」讓媽祖走進生活

為彰顯媽祖信仰文化精神，2011 年，安平開台天后宮創立全球第一所「媽祖學院」，內容包括「媽祖服飾文物」、「歷史碑文」、「媽祖事蹟與傳說」、「媽祖金身說明」，營造媽祖信仰中心，並透過收集媽祖事蹟，建立祭典儀式化，擴大媽祖信仰的文化影響，循序漸進，建構華人世界媽祖文化學術平台，10 年來陸續舉辦過 4 次國際研討會。

2021 年，媽祖到臺灣剛好滿 360 年，足足 6 個甲子，廟方也於 2021 年起陸續發表《媽祖東遊記》，記錄媽祖從湄洲島過黑水溝到安平，開啟臺灣漢人媽祖信仰的一頁頁重要篇章。

塑造媽祖文化信仰中心

有別於各縣市祀奉媽祖的廟宇，多訴求、主打「開基」，安平開台天后宮著眼於打造安平成為媽祖信仰中心，預計花至少十年，將安平天后宮拉抬將安平營造成為媽祖文化、教育、傳教的聖地，期使未來海內外民眾說到媽祖，都會慕名到安平朝聖媽祖信仰。

開台天后宮從 2020 年起，陸續成立解籤團、誦經團，提供民眾解籤服務、誦經獲得心靈安定等將媽祖信仰深植於人心。廟方積極營造媽祖信仰中心的同時，也把信仰帶進民眾生活之中，籤詩團成員為退休校長、老師等，目前約有 20 餘名成員，廟方強調，媽祖不會抓乩、提供問事服務，但透過提供解籤服務，為人民解惑。

此外，2021 年起規劃設立媽祖文化中心，以媽祖意象推出「媽祖抱抱」抱枕等文創商品，笑擁媽祖抱枕，得到力量。

最特別的是「與神同行」計畫。廟方於 2021 年著手打造媽祖意象的專屬膳房，改變舊香客大樓打通鋪的型態，特別依照大媽、二媽、三媽的形象塑造專屬房，最大特色就是讓信眾能夠「與神同住」，在神明信仰懷抱之中，獲得身心療癒。



「讓媽祖走進生活！」是安平開台天后宮許下的願景，據此打造的信仰中心、與神同行，乃至於結合轄下十角頭廟宇、商

圈店家串聯的旅遊動線，希冀推動的「大廟經濟」，作為安平在地最大廟宇，承載的不只是悠久歷史榮光，還有帶動在地庶民經濟的大願。

媽祖信仰深值人心

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資料顯示：「媽祖信仰人數佔台灣人口 6 成以上，達 1400 萬人」，「全球媽祖廟數量超過 5000 座，信眾人數超過 2 億」，如此驚人數據，足見媽祖信仰之於漢人信仰的重要性。



媽祖顯靈佑民傳說從古至今在各地都流傳著，安平開台天后宮自然也不例外，經歷動盪不安的朝代更迭與戰亂，也遭遇過祝融，卻仍屹立不搖，媽祖的神威，不是傳說，早已深植於百姓心中。

傳說當年鄭成功恭請媽祖護軍攻臺後，原本計畫再將媽祖送回中國湄洲祖廟，但鄭成功卻因病去世，這事就此耽擱，之後，鄭克塽降清，湄洲

祖廟派人前來索取媽祖神像，但安平地方人士婉拒，雙方為此爭議不休，湄洲祖廟也曾請來 3 尊媽祖神像要換回鄭成功請來的媽祖神像，安平信眾於是提出若能向 3 尊媽祖連續各擲出 100 個聖筊，即可將媽祖請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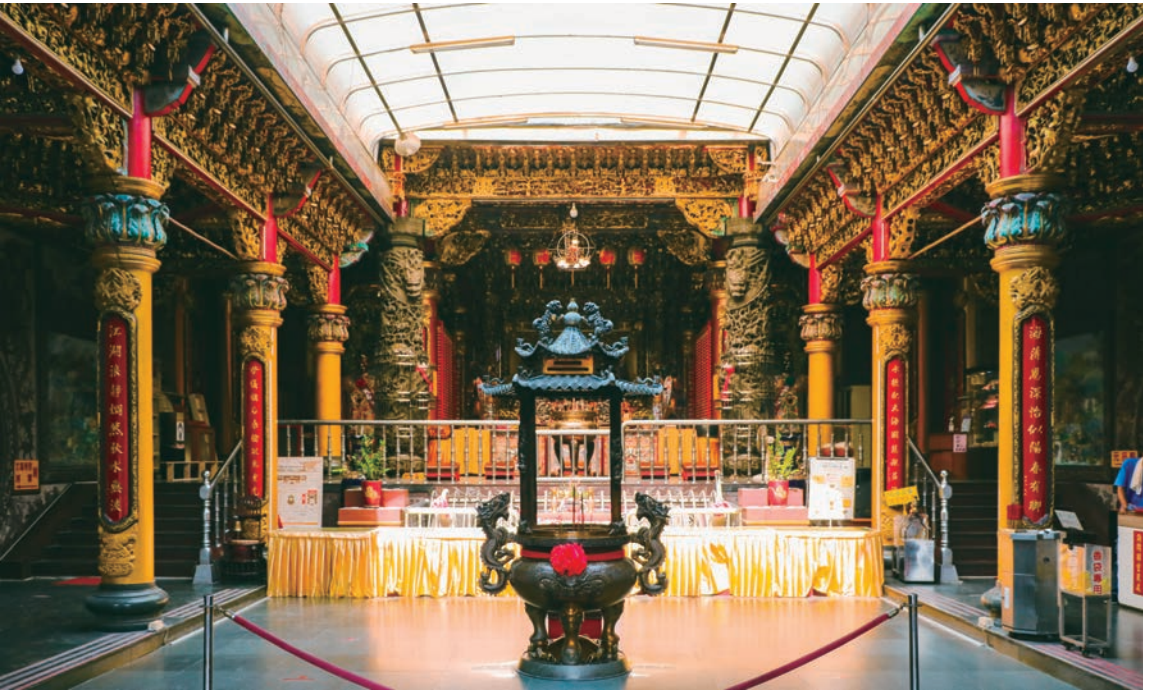
未料，來人依約擲筊，請求大媽、二媽旨意，竟然接連擲得 100 個聖筊，輪到三媽時，擲到第 99 個聖筊，最後 1 筊竟朝廟頂飛去，筊杯就卡在中間樑柱的正中央，看得在場信眾全部都為之目瞪口呆。

湄洲祖廟人員見安平人虔誠信奉媽祖，也就同意將三媽留在安平，至於大媽、二媽則歸宗，湄洲祖廟另外依照原神像尺寸，另外塑造大媽、二媽金身奉祀於安平，讓前來參拜的香客能持續見證媽祖協助開臺及庇佑安平人的事蹟。

另一項為人津津樂道的神蹟，是發生在 1990 年 4 月 24 日的凌晨。當時，一名出海捕魚的漁民發現天后宮中庭竄出黑煙，趕緊報警，警消到場後開始滅火，但熊熊烈火「止步」於正殿，而儘管大媽、二媽兩尊神像所戴銀冠都融化，但三尊木雕媽祖神像卻完好無缺。

玄妙的是，大殿兩旁牆壁各貼有「天下」、「為公」四字，大火之後，僅留天、為二字，被解讀為災禍無法避免，而媽祖自我犧牲以承接這場災變，讓市民嘖嘖稱奇。天后宮經此祝融之災，重新修建，1994 年 11 月完工，繼續在安平弘揚媽祖庇佑蒼生的念想。

安平開台天后宮室內景象



22

安平第一個道長世家

弘揚道法敬神助民



提到道士，腦中想到的會是什麼？口念咒語、灑著符水、降魔驅妖，約莫是一般人對道士最直觀的想像！土生土長於安平王城西社的王德和，沒有想像過道士應當是何種模樣，但冥冥中，似有一股力量，引領著他踏上成為道士的路。

1954 年出生的王德和，父親是黑手，養育 6 名小孩跟雙親一家 10 口，食指浩繁，成績優異、身為長子的他，小學一畢業就到府城民權路東嶽殿旁「左藤紙藝」跟著師傅洪錕鎔學習糊紙技藝。糊紙主要應用於廟會節慶、喜喪等儀式，王德和學習糊紙 3 年 4 個月出師，學徒養成過程也參與廟宇道教科儀。

王德和道長



回想半世紀前糊紙生涯，歷歷在目。當年 13 歲的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瞌睡蟲作祟，他邊學邊打盹，師傅毫不留情朝他後腦勺打下去，人頓時醒轉，此後，再也不敢打瞌睡，「彼時陣，每工早起開店，做學徒愛做的雜事誠濟，但是先生嚴格是好的，予我真正學著工夫。」亦即，那時候每天早起開店，當學徒要做的雜事很多，但師傅嚴格是好的，讓我真的學到功夫。

學的是糊紙，悟到的是做人做事態度，糊紙，更牽起他踏上道士的重要引線。

13 歲到接近 17 歲的學徒期間，王德和每每返回安平總會遇到當時安平首屈一指的道長薛慶元。

從薛慶元手上學到一身道法的王德和，現也已交棒給下一代、1981 年次出生的王浤儒，王德和是安平第一個道長，父子雙雙成為道長，孕育出安平第一個道長世家。

冥冥中　踏上習道之路

「冥冥中，好像道祖指引要走上這一途」！王德和回想 17 歲，嬸嬸因難產撒手人寰，長輩請來薛慶元道長來處理相關法事，當時，他已習得紙糊技藝，薛道長叮囑他，「既然你學糊紙，糊紙就由你負責吧！」另也不忘問他，「你何時出師？出師後，就來跟我學道吧！」

王德和說，糊紙跟道士的學習，有異曲同工之妙。當薛道長開口傳授他道法時，已高齡 74 歲，當時因其子女各有不錯發展，自然也就未刻意強求，待年邁意識到無人傳承道術，恐技藝失傳，於是希望由王德和接手傳承。當下，他也沒多想，一切水到渠成，之後開始跟著薛道長習道。他從最基礎的後場開始學習，經歷侍香、引班、副講、都講，就連

上廁所也是在背誦經文，唱曲，就怕學得不夠深、不夠專精，「能學多少就盡量學，先生很認真教，我很認真學。」他笑稱，當時連上廁所都在唱誦南管曲，唯恐學得不夠精深，丟了先生的臉。

人稱「慶元公」的薛慶元，安平當時六角頭廟宇祭典科儀固定聘請他，早年安平更流傳「好歹事都找慶元」由此可見慶元公舉足輕重地位。薛慶元當年念茲在茲栽培「在地囝仔」，將畢生道法、法器都留給王德和，無私傳承，讓王家人感佩不已。王德和回想，薛道長年事已高，但知識淵博且待人和藹可親，深受地方人士敬重，不僅在各項廟事科儀倚重其專業，但凡小孩煞到，也必定指名找他收驚，而慶元公堅持不收紅包、不拿禮物，對王德和影響甚深，他也一路承繼這個信念，至今收驚都是義務幫忙。



繼承王德和衣缽的王浤儒感念師公，計畫 2021 年農曆 6 月 8 日晉升之際，為仙逝近半世紀的薛慶元舉辦一場展覽，展示他畢生的法器、道袍、符咒等距今上百年的珍稀道教文物。

王德和說，以前道長少，每一庄頭若需要道長辦事，自身庄頭沒有道長的話，還得去請其他庄頭的道長來幫忙，多少得看人臉色，因此，薛道長一直希冀能扶植在地安平人為道長。

風雨雷電交加考驗登刀梯

23 歲這一年，王德和入伍當兵，25 歲退伍，時，81 歲薛道長仙逝，安平諸廟祭典主持大任自此落到王德和肩上。1983 年，他完成登刀梯正式奏職，晉升道長。

道教界中，道士均須透過登刀梯儀式奏職，方可晉升為高功道長，王德和當然也不例外，但更添傳奇的是，他登刀梯那一天，風雨雷電交加，在場見證者莫不議論紛紛。

刀梯，是以檳榔樹樹幹製成，36 階刀梯均為開光過的刀片，每一階的正中間都惠貼上符令，代表 36 天罡、72 地煞，登刀梯者必須赤腳爬上最高處，稟告神尊後，再向地面擲筊，擲出聖筊後步下刀梯，通過刀梯考驗才有資格晉升。



「食甲欲 30 歲，從來就無看過彼種天氣，風雨交加，電光雷公攏來矣」說的是活到快 30 歲，從來沒有看過那種天氣，風雨交加，閃電雷公都來了。晉升道長那一年，王德和 29 歲，在安平開台天后宮攀爬刀梯，未料，當天突然風雨交加，讓人猝不及防，輪到他登上刀梯之際，閃電竟還打中一旁電線桿，火花四射，周邊響起一陣尖叫聲。當他成功完成登刀梯，心心念念是感念媽祖庇佑，「媽祖都有在庇佑」，而為了感念媽祖，他日後在服務法事也常濟助弱勢，遇到家境不好者還會反過來捐錢給對方，為道之人的謙卑，盡在不言中。

回到王德和晉升道長這天，因為疾風驟雨，刀梯的刀片又遇水則滑，王德和每走一步，下面圍觀的群眾便是一陣驚呼，他到現在仍保留當年拍攝錄影帶，「沒真功夫，還真無法完成。」登刀梯體現信仰的可貴，不過，時至今日，現代人早已不乏以樓梯取代刀梯或吊掛安全索，安全性雖說是增加了，但早年登天梯考驗道長真功夫的初衷，似乎也失色不少。

有子傳衣缽　王浤儒自小嶄露道長本色

道士，需要的是先天的天賦還是後天認真？這或許沒有標準答案。王德和認為，天分固然重要但後天努力也絕不可少，尤其，有沒有當道士的命，或許更注定一個人能否踏上這條路。他說，道士在執行法事時，都會戴上道士帽，看似一頂尋常帽子，偏偏就是有些想當道士者，戴上帽子就會頭痛或身體不舒服，這樣，就不適合當道士。

王德和育有 2 男 2 女共 4 個小孩，長子王浤儒兒時跟著父親在廟宇中進出，父親的忙碌看在他眼裡，高中時，主動開口說要讀補校，「爸爸工作時常忙不過來，他 13 歲時便有個念頭：不要讓安平好不容易出一個道長，卻又失傳，太可惜了。」

王浤儒早在幼兒時期，因耳濡目染，就懂得用下棋桌貼三張報紙假裝是草人、三清道祖，找來鄰居孩子當護法，當場演繹法事，讓大人哭笑不得。王浤儒回想童年種種笑談，兒時住在廟旁，看著父親做法事，總覺得是很神聖的一件事，自然而然也想學爸爸這麼做。



「小時後去廟裡幫爸爸的忙，就可以利用假日去釣蝦」，童年美好回憶與廟宇都有緊密連結。不過，王德和與普天下的父母一樣，自己當年很想讀書卻不被允許，自然希望栽培孩子讀書；當年沒能完成的學業，總盼著兒子能好好讀書，不要走上道士這一途，王浤儒求學成績不錯，學業成績也都拿獎學金，但他明知道父親不喜歡他學道法，卻瞞著父親跑到西龍殿學習小法。

「一開始，父親不鼓勵所以沒跟在他身邊學習，而是從小法組織開始學紅頭仔法師，父親被蒙在鼓裡。」真正踏上習道之路，轉捩點是安平開台天后宮。王浤儒回想，13 歲學成小法，當時安平開台天后宮媽祖賞兵犒將，指名要西龍殿小法去跳，還是國中的他當天必須上學，偷偷跟媽媽求救，他最後在安平開台天后宮廟埕獨挑大樑，一個人跳陣法一個多小時，王德和自始至終被瞞著。

隔天整個安平都知道這事，有人跑去跟王德和說：「你兒子昨天跳的不錯喔，很厲害！」，他當下只回：「浤儒明明在學校讀書！」他又驚又怒，但當身邊所有人都給予讚賞，推崇父子二代都奉獻為媽祖做事，王德和這才釋懷。

「三年出一個狀元，三十年出不了一個道長！」道長需具備「山醫命卜相」五術兼備。山是指看山、看風水；醫是理解醫術；命是為人算命改運；卜則為卜卦；相是看面相。當他一頭栽入道長生涯，深感這門知識的淵博與涉獵之廣，如同從小學念起一路讀到碩士晉升博士，學習過程絲毫不輕鬆。

鞭策他前行的是安平開台天后宮。每年，正月初一到初五農曆過年期間，廟方安排改運服務，早年王德和忙得不可開交，後來是王浤儒幫忙分擔。王浤儒說，第一次上陣改運是 14 歲，當年，父親因到鄰近廟宇做神明生日醮典，安平開台天后宮眼見廟前大排長龍，轉而向王德和之子求救：王德和妻接到電話只問「阮囝焦讀國中，敢好？」怕王浤儒年紀尚淺，不知是否足以擔當此任？廟方認為沒問題，從此，王浤儒一改運迄今（2021 年）就是 24 年。

2020 年，父子倆更攜手在一天內完成 2000 多人改運，終日無暇吃飯、上廁所，父子倆只敢輪流撥空扒幾口飯，王浤儒說，「父親給的信念：今天有這口飯吃，是神明賜予的，祂都保庇我了，我難道不能為祂付出？」



一脈傳承　取之有道

王浤儒在父親悉心調教下，已登刀梯奏職，職名「羅全」，父子一脈相傳，是安平在地第一個道長世家。父傳子，傳承的不只是外人所見一身道法、一襲道袍或所謂家傳事業而已，更是傳承一份志業。

「安平在近一世紀前，沒有自己的道長；古早時，外人到安平必須渡船前來，安平至今仍保留獨特信仰文化，連婚喪喜慶禮俗維護完整，也跟府城截然不同，好比每一尊神明生日都要做生日醮，沒做還覺得漏氣。」王浤儒一席話，盡顯安平人自成一格文化主體性，換言之，非在地安平人所能認同者，亦難以在安平立足。

王德和、王浤儒父子對重塑道士文化有一份寄望，王德和雖漸漸退居幕後，將主要科儀重任交給王浤儒執行，但父子之於安平廟宇信仰，是不可或缺存在，父子倆深諳肩上扛的重任，也更希望能傳遞正確的道法信仰。

王浤儒說，曾在網路見有年輕道士將自己經營成網紅，但背誦經文完全一竅不通；也曾於參與法事時，目睹一旁身穿道長袍之人卻不知如何執法，在凡事追求快速、不求甚解

的年代，他感慨，愈來愈少人認真學習道法、認識道法，而民眾也因為不了解箇中學問，被牽著鼻子走。

「做道士、道長，沒別的，就是要有道德觀念，取之有道。」王德和縱橫江湖近半世紀，從事橫跨陰陽兩隔的這途，看盡許多科學無法解釋之事，「存善念，是做人基本原則！」此外，每年城隍廟陰陽醮典，都是他執法，幾乎每年都要倒貼經費，卻無半句怨言，「能力範圍能為眾生做點事，不要計較太多；該得的不會少，不該得的，也莫貪取。」

王德和、王浤儒這對父子不約而同都生下兩男兩女，人丁興旺、家庭和樂，父子倆異口同聲說，雖沒能過上大富大貴的日子，但能為故鄉服務，蒙受敬重，加以兒女懂事、健康平安，擁子女萬事足，便是老天爺賜給他們最好的福報！

靈寶朝真祈安延壽禮斗法會，
王浤儒道長啟燈祈福儀式



後記

幾百年來，安平訴說著諸多動人的故事，從開臺的驚心動魄到常民的生活風采，各自精彩；而庇護眾生的神明及其信仰，一代傳一代，早已成為安平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養分，也是本書出版的淵緣。

安平區廟宇林立，從舊時部落原來的六角頭延伸到十角頭，各角頭信仰傳頌神明護佑眾生的事蹟，不只賦予在地居民宗教的意義，更蘊含了文化、經濟、政治、家族等情感的緊密連結。

信仰文化之所以可貴，便是貴在於祂緊緊牽繫著人們的生活：人的一生，生老病死都尋求宗教護佑，祈求平安。

這些年來，安平區公所彙整在地故事並出版，不遺餘力傳承文化，陸續出版了《安平長照替代紀實繪本》，《日本公務員の駐在日記——台南・安平編》、《細說安平故事



書——安平耆老訪談錄》、《安平劍獅》、《靈濟殿孤棚祭》繪本、《夢迴漁光——安平的祕密花園》風景著色書，亦感謝替本書做前期調查工作的丹橘人文工作室， 豐滿了本書羽翼。

從耆老口中陳述的安平故事，還有安平地區古宅特有避邪物「安平劍獅」，跨越數百年時光，遠觀安平今昔，也近觀當代常民生活點滴，讓各界窺見安平深厚的歷史紋理之外，還有多層次而細膩的風貌。

每一次的書寫與出版，都是一場美好的邂逅。期待本書出版能讓更多人領略安平信仰文化的魅力，當您下回來訪安平時，不妨也安排一場宗教遊程，一窺多元宗教於安平迸發的精彩，聆賞媽祖的神蹟、保生大帝的慈悲為懷、基督天主的兼容並蓄、眾王爺的神威顯赫等等，為記憶中的安平，增添一點想像空間，為旅程更添一點傳奇。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自治行政科長
賴青足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眾神的領地：遇見安平信仰 400 年/曹婷婷文字. -- 初版. -- 臺南市：臺南市安平區公所，民 111.01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87-71-3 (平裝)
1.宗教文化 2.民間信仰 3.臺南市安平區
733.9/127.9/111.4　　110021455

眾神的領地 — 遇見安平信仰400年

指導單位　文化部、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發 行 人　蕭泰華
總 編 輯　鍾鳴達
執行編輯　高碩辰、李盈穎
出 版 者　臺南市安平區公所
地　　址　臺南市安平區育平路 316 號
網　　址　http://www.tnanping.gov.tw
電　　話　(06)2951915
文　　字　曹婷婷
校　　稿　高挺哲、洪雋博
插　　圖　黃蓓珊
攝　　影　謝孟恆
封面設計
美術構成　菩薩蠻數位文創有限公司
印　　刷　展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初版
I S B N　978-986-5487-71-3

掃入 QR-Code 閱讀原始踏查編撰資料

特別鳴謝

原始踏查編撰團隊
計畫主持人：王麗芬
顧問：呂昱、吳明勳
團隊：王麗芬、林怡伶、黃蓓珊、邱延洲、吳岷諠、張明山